

2021 年 4 月號
總第 28 期



昆州華文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電子雜誌

主編：傅曉燕

組稿：陳謙

編輯：洛川、黃始健

WWW.qcwriters.com

口碑相传 广而告之

高雲路西醫診所

高雲路西醫診所是一家位於布里斯班南區的全科西醫診所, 提供各類疫苗接種, 皮膚檢查孕婦產檢, 兒科等全科服務。

診所現提供針灸治療, 目前趙醫生完成了許多成功案例。例如慢性耳鳴, 各類痛症, 面癱等, 許多疾病往往在幾次針灸和一個療程後都得到了相應的改善或治愈。當然成功案例還不止這些, 歡迎大家致電預約。

1. 電話: 07-3344 7880

2. 地址: Shop 7, 158 Gowan Road, Sunnybank Hills, QLD 4109 3. 營

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8.30am—5.30pm 星

期六: 12.00pm—5.00pm

星期日及節假日不營業



Gowan Road Medical Centre 高雲路西醫全科 醫療中心

營業時間
Mon-Fri: 8:30am-5:30pm
Sat: 12:00pm-5:00pm

**沒有Medicare卡
可用私人保險**
歡迎海外學生來看診

**持Medicare卡
免費就診
BULK BILLING**

陳旻醫師簡介
陳旻Min Chen醫師畢業於昆士蘭大學, 獲得理科(主修生物醫學)和醫學雙學位(MBBS)。她曾在布里斯班的Mater醫院和Lady Cilento兒童醫院完成醫院培訓, 取得內科、外科、急診、兒科和婦產科的臨床經驗。
她之後於新南威爾斯州Tweed Head地區從事全科醫生的服務, 取得皇家澳洲全科醫學院院士資格, 並持續進修取得皮膚癌醫學證書。她對全科醫學各方面都有涉獵, 尤其對預防保健、常見慢性病治療以及婦科, 兒科有特別興趣。
陳醫師能以英語、國語以及閩南話為病人提供親切與專業的診療服務。歡迎新老病人預約

**2020年流感疫苗已到
歡迎預約**
65歲以上, 5歲以下
流感疫苗由政府免費供應
本診所還有適量的自費流感疫苗

陳醫師 (女/全職)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趙醫師 (全職)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羅醫師 (女/全職)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郭醫師 (女)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掃一掃我們的公眾號



Gowan Village PH: 3344 7880 英語 · 國語 · 粵語 · 閩南語
Shop 7, 168 Gowan Road, Sunnybank Hills, QLD 4109 [在愛拼超市 · I feel good旁]

本期贊助: Gowan Road Medical Centre

昆州華文電子雜誌, 廣告贊助請聯系: Laura 0433708699

目录

眼睛	储小雷.....	5
冬雪	储小雷.....	6
废墟	燕紫.....	7
叶子在下落时也是快乐的	燕紫.....	8
鸡蛋花树 之二	燕紫.....	9
记忆在未来	燕紫.....	10
昨夜, 昙花开了	李守义.....	11
Rainbow, 小鱼宝贝	经年鲤.....	13
手机摄影 落花	经年鲤.....	15
下雨天	Sail.....	16
我与茶和资本家的儿女们	阮霞.....	20
屬於文物級的兒時過年的回憶 -- 從談“過年”岔開去	洪丕柱.....	24
枫叶	力夫.....	29
思念: 一片水	力夫.....	30
夜晚的歌声	力夫.....	31
浮想聯翩	Yvonne 藍湘.....	32
秋季的桂花酿	王雪帆 Suet Fan Regina Wong.....	35
昙花一现	木槿树小妮.....	36
云挽月	四合院.....	37
一个北京人眼中的上海人	花田君.....	38
一个北京人嘴里的淮扬菜	花田君.....	44

日内瓦湖畔随笔	
赵孔南.....	48
回忆故乡 - 凰岙村	
赵孔南.....	51
水草	
陈谦	53
眼睛	
陈谦	55
【七律】昙花	
洛村	56
【七绝】题图-冰河瘦马	
洛村	57
【七律】无题	
洛村	57

眼睛

储小雷



一只眼睛
注视着外面
一只眼睛
透视着自己
还有一只眼睛
藏在心窍里
只有敞亮心灵
才能看到
深埋在灵魂里的
沉默之睛



冬雪

储小雷

松针裹在冰雹里

却深深扎痛了

冬雪的眼睛

刹时飏起的雪暴

覆盖了所有鲜活的颜色

遍野只张合着

茫茫的白翳

和那垂暮的怒吼

.....

漆黑的寒夜

大山里村落的家农户户

都燃起了闪烁的松明子

流淌的松脂

是一点一点

不灭的希望

沉郁的松林

冰雪掩压之下

仍是苍青一片

.....

废墟

燕紫

回到未来，现在
便是一片废墟
回到过去，现在
便是废墟上的迁移

从一个废墟，走向另一个
废墟，承载着时空中
无数未知的永恒，和永恒
的废墟

在一片大陆的荒原深处
曾经是人类祖先游牧的沃土
牛羊繁殖，油井喷发，街道繁华
有歌剧，有绘画，有教育和政治

2021.3

那些残垣，断壁
记录着人类的一段历史
那些巨石，峡谷
记录着地球的一段记忆

游牧，农业，工业，后工业
电脑，芯片，区块链，量子计算
贝壳，黄金，金融，数字货币
马车，火车，飞机，火箭



叶子在下落时也是快乐的

燕紫

一树枝繁叶茂

终于，凋落了一地

也许，他们在

落下的过程里，仍然是

快乐的。也许，他们以有生之年

当作旷野的一次旅行，盼望回归

也在祈祷结局是一个

戛然而止的滑音

回想，在枝头沐浴过的

耀眼的太阳

倾听过的鸟儿们的歌唱

细密的羽状叶子，也曾被误以为

含羞草；又被错认成

合欢树。忍俊不禁的羞涩

那么明确地写在

娇小细碎的叶片上

再认真地

两排，两排地列队

两队，两队地排成一只

绿色的军团，一只

巧妙细密的凤凰之羽

那些日子里

他们在晨露和暴雨中

大胆地伸展枝干，繁衍

无数的后代，茂密如年轻女子的秀发

而烈日炎炎，晃动着恍惚的坚信

这样扩张，再扩张

就是一生的辉煌，就是一个

树大好乘凉的

帝国

而此刻，飘洒，翻飞，旋转的舞步

真好像，去赴一场

最后的宴会

鸡蛋花树 之二

燕紫

粉色的鸡蛋花盛开着她的喜悦
在身形挺拔的树干顶端
在一簇簇橡皮叶子的中心
挂出了雌性的旗帜和荣耀

属于桃花的粉红爱情
属于梨花的素雅纯净
她都悄悄地播在了风中
持守一种暴雨和艳阳下的从容

至于那些黑夜的秘密
日光下的谎话，蜂蝶的招引
野藤杂草们的闲言碎语
她都报以浓荫一笑，报以
不可移动的身姿

天光以四季向她昭示时间
时间以年轮雕刻着她的躯干
雌性的乔木，都是守望的贵妇
开花，落花，静默地
守护着她矜持而虔诚的本性



记忆在未来

燕紫

当秋虫啁啾在雨后黄昏的树影
劳累的旅者歇了脚步，秉着
音乐厅里的气息和安静，倾听
绿萝后的精灵与风与光阴的和鸣

儿时秋天的残荷，梧桐树下的
蚂蚁，田埂里的蟋蟀都纤毫毕现，而记忆
在遥远的今天，卒不及防，温暖了
日渐苍凉的双眼

沉寂点燃了灯火，记起那一阵
此起彼伏交相辉映的天籁
后来，又演奏
在谁的脑海中，温暖着
谁的雨夜窗棂

秋虫早知亡国恨
隔夜犹唱后庭花

--燕紫 2021.3 于布里斯班

秋虫们繁衍生息，上千万年
早已预知了人类的命运
而他们祖先的记忆，遁入黑暗
又在阴影里，代代传唱着
过去和未来



昨夜，昙花开了

李守义

昨天夜里，小外孙女尼可儿在“家”的微信群里发来短信，说在布里斯班 CITY 家中的露台上，昙花开了，有很多呢。

两年多前，我和老伴正在澳洲，女儿小雨带我们和尼可儿，杰西卡两个小妹妹去 Brisbane SunnyBank 的一位江西同乡家做客。临走时，女主人在门前随手剪了一段昙花枝条送我们。回家后，就种在露台围墙旁边的大花缸中。

枝条是两节扁平的叶状茎，40 来厘米，软搭搭的，用一根长木杆扶着。

昙花，原是长在美国炎热的沙漠中的仙人掌科植物。从出蕾到盛开只两三天。仿佛怕人看似地，总是在人们的睡梦中，夜里匆匆开，夜里忙忙谢，花期仅三四个小时。

昆士兰州的阳光雨露充足，土地肥沃。在我的感觉中，好像插根扁担也会发芽。

尼可儿发来的照片有十多张。

没想到，两年不见，当年那婴儿般的柔枝，现在竟高一两米。在三根长木杆的扶持下，从层层扁平叶状茎的各节裂隙中发出分枝，伸出长长的红色花柄垂落下来。像一尊亭亭玉立的千手观音，花枝招展。靠着围墙，又像风姿窈窕的少女，好奇地朝繁华的街头探望。

"15 朵。"

"是 17 朵。"

手机那头传来小姐妹童雅尚存的争执声，远隔万里重洋的寂夜，那么温馨。

夜幕中，昙花像一支支淋浴的莲蓬头，迎着你的目光，在花柄的端头昂然反转过来，如放开手指的巴掌。四周的花瓣细长，呈放射状。中间的花瓣极像一朵雍容的雪莲花。在夜的黑暗背景衬托下，那么洁白纯净，透射着淡淡的绿光。能想象到，花是一定很芬芳的。

世间花开万千种，大都在阳光下争芳斗艳。像昙花这样美丽，花期又这么短暂，可能少之又少吧。

怜香惜玉的诗人，哀叹它红颜薄命。

捕风捉影的摄像师，则抓拍它的惊鸿一瞥，转瞬即逝。

植物学家，最无情趣，道出了因为生长环境干旱缺水，不支持它在阳光下展容，也不允许它夜里过长露脸的真相。

尼可儿还同时发来妈妈的即席赋诗。

《昙花》作者/李晓雨

你乘着夜雨而至，小憩在碧玉枝头。

仲夏的夜，风从南来。空气中弥漫你裙裾的清香。

你用月华裁就的皎洁霓裳，在最深沉的暗夜，辉映闪亮。

而我是一个幸运的过客，即使生命中有无数的错过，却在你为我绽放的这一刻，捕捉到了你最美的容光。

我的笔笨拙，我赞美昙花不从众的
独立人格。我赞美昙花的献身精神，为
了安抚夜的孤寂，不惜玉碎魂消。

2021.1.15



Rainbow, 小鱼宝贝

经年鲤

Rainbow 是一条小鱼的名字，他是一条孤独的斗鱼，从出生就注定了他的一生都没有伙伴，因为斗鱼的意思就是独存。

不过 Rainbow 有很多观众和粉丝，因为他近乎妖娆的七彩尾鳍，我们从宠物商店众多斗鱼中选中开始，凡是看到他的人，无一不被他的美丽所征服。

是的，他就是我家唯一的宠物-一条小鱼，一条拥有彩虹色美丽的大尾鳍的斗鱼。

我其实是很怕麻烦的一个人，养育三个孩子已经占据了我大部分的精力。虽然孩子们都想要养狗养猫，但我实在不想太多麻烦。可于心还是不忍，于是决定养条鱼吧。一条斗鱼，简单。

但其实但凡是条生命，就不简单。

小 Rainbow 自然是孩子们的朋友，每天都享受围观和评论的特权。我自己定位成饲养员，即喂食+清洁。可其实不然，他成了我每天早上第一个说早安的对象。都说鱼只有 20 分钟的记忆力，从科学的角度而言，每天早上我进厨房走到他的鱼缸前，Rainbow 雀跃与讨好我的泳姿不过是因为他饿了。但我情愿相信他记得我，在和我打招呼，说早安。

然后，慢慢地我开始和他聊天。做了好吃的故意气他吃不下，天气热问他

借鱼缸乘凉，给他换水不小心把他掉到水池里，吓得我赶紧把他捞起来说对不起...而他从不在意我说什么，也不搭理，高兴了就游来游去，没意思了就埋头睡觉。

我知道，这是我又一个孩子，而且是最乖的孩子。提到他我就笑眯眯，和别人吹嘘他的美丽。全家出游，我就着急地给他找个代理妈妈。天气冷了他不吃饭，我就赶快上网查询，然后赶快买个加热垫。他的尾巴生病了，我连着跑宠物商店，给他买药治疗...谁知道一条小鱼而已，也是绝不简单的！

Rainbow 只有 2 年的生命，从他到我家算起，今年的冬天是他第二个冬天，而他可能看不到即将到来的春天了。还没入冬，我就发现自己天天念叨这件事，每每看到他跃上水面吃食的样子，都觉得如此健硕的他一定可以活很久。

大概一周前的早上，随着气温骤降，Rainbow 也变得懒惰了许多。冬天对于属热带鱼种类的斗鱼而言是痛苦的。去年他也一样不高兴，我并未在意。

可是前天早上，当我步入厨房的时候，Rainbow 再也不能和我打招呼了。他静静地侧卧在鱼缸的细沙中走了。我的心瞬间纠结在一起，这说来就来的死亡虽然只是发生在一条小鱼身上，还是深深地震撼了我！

孩子们也一样难过 Rainbow 的离开，我们全家一起把他埋葬在院里的橘子树

下。女儿说现在他已经飞到鱼儿的天堂了，他很高兴。



图片来源：简书 App

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 Rainbow 的离开而有什么改变，孩子们也迅速习惯了。唯独我，每天早上进入厨房都会心情黯淡，2 年的时间给我养成的习惯，已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接受改变的了。我才发现，其实我一直爱着这个小东西！

女儿问我可不可以再买一条小鱼，我没反对，但说等等。而在心里是不愿的，难道每 2 年都要我经历一次吗？Rainbow 是独一无二的，他是我心里唯一的宝贝小鱼！

昨天终于决定清洁他的鱼缸、细沙，准备先晾干收起来。可是没想到户外一阵狂风将其吹起，然后落地、摔裂。这下，我突然释然了。我知道这是 Rainbow，他不愿看到我再次伤心。

谢谢你，小家伙！谢谢你带给我、带给孩子们不经意的点滴快乐！愿你在鱼儿的天堂自由自在！

写于 2018 年



手机摄影 | 落花

经年鲤

它坠地的瞬间，
身旁的女孩惊觉。
“妈妈，花落了……”
捡起，凝望，良久未动，
忙着赶路，我于是催促。
车行进在夜色中，沉默，
女孩在摆弄着花。
“看，这样的花会一直盛开……”
女孩拿给我看照片，
眼眸在夜空中闪烁。
“美……”
我点头，心里欢喜。
“它也可以从容死去了……”
女孩若有所思地说着。



写于 2020 年 10 月



下雨天

Sail

今年闰6月，已经进入7月了，还是两晴三雨，江水暴涨，洪涝多发，受灾地的人们在祈祷。而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们，还没有感觉到酷暑难耐，宜人的气候给人带来好的心情。7月中旬了，老施还没有去山上避暑，暑期避暑生活的丰富多彩，文艺的老施想起来多少都有点兴奋。一位身处远方爱唱歌的朋友学习演唱了一首新歌，歌曲旋律优美、大气磅礴，且是男女声对唱。这位朋友将它发在了网络上，供人们欣赏，还专门点发给老施，分享学习进步的快乐，特别说明与之合作演唱这首歌的女高音，是一位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声乐老师。老施不知道这首歌，一听就喜欢上了，在百度上搜索歌谱和演唱视频，很快就学会了。老施也希望像朋友一样，在网络上寻找一个不认识、不见面的朋友，合作演唱这首歌。他打开了全民K歌APP，那里歌友如云。老施触摸滑动屏幕时，小手指不小心就带出了一个生动的画面，一位青春少年正在演唱张学友的名曲《吻别》，并且唱的英语版。旋律、嗓音、青春、英语结合的演唱，令老施着迷，再也离不开了，就守候在屏幕前反复听英文版《吻别》，如痴如醉。老施是英语爱好者，也喜欢唱英语歌，由于缺乏英语老师指导，演唱的英语歌很不地道，一听就是中国人在唱英语歌，有些怪怪的。在网上听见这个少年英语歌唱得这么好，豁然开朗，何不也找个英语专业的学生来教自己一两首英语歌？老施想到了在网络上交往了很多年而未曾谋面的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小川，有这么长时间的交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7月下雨天的丝丝凉风吹拂在老施的脸上，倍感惬意。

小川与老施认识是通过一次电影点映观看活动。有一个全国性的电影点映APP，专门放映在市场上没有公映的、有争议影片，有些影片在国外获得了不少奖项。只要成为会员，都可以在这个APP上发起点映，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响应，这个点映就会成功，然后发起人就要去联系放映场所、完成影片租用、做好影片宣传、映后观众座谈等事项。小川曾在这个APP上发起过点映，老施对小川点映的影片感兴趣，积极响应购票。最终这次点映活动因为没有达到规定的起码观看人数而失败，但这就使老施和小川在网络上认识了，成为了微信好友，有了一个常态化的沟通渠道，彼此在微信中了解和认识对方。

老施在一个英语学习沙龙里认识了一个同龄女士，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却能用英语演唱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传奇》。老施还记得拿着歌单看着这位女士对大家演唱时，顿时心里升起一股“羡慕嫉妒恨”的情绪。那个女士说，与她住在同一小区的一个英语专业大学生，与她是忘年交。就是这个女大学生主动教她学唱这首英语版的中国流行歌曲，本来她对英语没有兴趣也没有灵感，她的兴奋点在气功，来英语学习沙龙也是希望多认识一些人。老施羡慕这位女士能遇上这样的忘年交，感叹自己运气不好，认识不少的年轻人，却没有遇见一个这么趣味相投的人。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老施与小川仍然是相识的陌生人。老施知道小川是本地人，是朝气蓬勃、活力四射的靓仔，两年前毕业于本地的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从事什么职业、生活状态怎

样、家庭情况等全然不知，也没有想知道的动力。老施偶尔能看见小川发的微信朋友圈，较少的文字配上一张或二张照片，照片也无非就是小川在名牌运动服装商场里闲逛，身着运动装备骑自行车在马路上拉风以及在大路上、地铁上、家里穿着运动鞋袜秀美腿等内容，由此可知小川毕业后没有远走，爱好运动，但无法看出小川的职业方向。长期的社会工作经历让老施知道，与社会人员交往时只能本着不问何来、不问学历、不问职业的“三不问”原则，在空间上保持交往距离。这样才有利于交往的长期存在。与小川认识几年了，两人住在同一个区里，同样的作息规律，却没有见过一次面，也没有想过见面。今天向小川提出见面，这只是生活中的一件平凡小事、常事，老施沉浸在小川教他唱英语歌的美好憧憬中，没有多想。凉风习习，天上出现了成片的乌云，天色有点黑了。

老施给小川发了一条微信：小川：网络上一个小哥唱英语版的《吻别》，让我如痴如醉，突然想起了你，觉得你有这样的力量，什么时候教我唱英语歌？

小川秒回：哈哈，阿叔听过我唱歌，就不会这样邀请我了。

老施说：能否唱一句听听？

小川回了一段语音。老施听后感觉小川确实不是唱歌的料。但毕竟是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念英语怎么也有几分。

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请你吃饭？老施认真地说。

我都有时间，只是不在原地住了，新住地有点远。我到了阿叔你那地时，告诉阿叔。小川也认真地说。

我想近期咱俩见个面，请你教我唱英语歌。老施说明了目的后紧接着说：本周三可以到我家来，就住在我这里。

不方便吧，有家人在，会打扰他们的。小川很有礼貌地客气到。

老施依然热情地说：没有关系，周三家里只有自己一人，你来吧。

哈哈，因为最近没有兼职可以做，所以囊中羞涩。小川道出了心中的难言之隐。

老施没有多想，发了一段与年轻人一起唱歌的视频给小川，希望小川的防备能够放下一些，并说如果有兴趣，以后可以邀请一起参加活动。

老施没有多想，继续热情地邀请。我请你到我家来，只需要你带上笑容、带上祝愿、带上英语歌曲足矣，不需要你花费。

小川说：阿叔好热情。哈哈哈哈哈。阿叔：我还完信用卡，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了。

老施不假思索地说：我给你买车票吧。

小川回答：阿叔有这个心我感受到了，但我心里过不去。就像被阿叔包养了一样。同时发了一个表情。

老施看见后顿了一下，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说话的孩子，感觉这话有点与众不同。

老施还是很正面地鼓励小川，孩子，困难是暂时的。

小川立即回应：那如果是长期的啊？

老施不加思考就说：不会的，见面时我们聊聊，你也介绍一下情况。

小川犹抱琵琶半遮面地问到，阿叔之前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这样的情况是指的什么情况？是包养吗？老施判断一定是指代的包养，心里有了一点警觉，稍加思考后回答。

如果没有真心的帮助，这些孩子不会在毕业多年后还会来看我的。老施尽量从正面引导话题，显然，老施傻傻的回答与小川的问话完全没有在一个频道上。

老施察觉到小川的兴奋点和话题的些许变化，委婉地说：包养应该是一个长时间的概念，我只是为你提供晚上住宿的方便，你没有风险的。我也不怕你讹我，这里的安全手段是比较完备的。

阿叔，你真的包养过同学？小川直奔主题。

老施直接反问小川：你说的包养的具体意思是什么？

就是给同学经济帮助，然后他们陪伴你啊。小川毫不犹豫地秒回，解答着老施的疑问。

老施发现小川面对这些问题心平如镜，心里对小川的认识有了立体感。他明确地告诉小川，有资助过同学，但是没有交易。

小川似信非信地问：那你怎么帮助同学呢？言下之意这世上哪有白付白得的。

老施说，我正在考虑，随着年纪增大，对那些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来看望我，我要考虑补贴机票。

阿叔：你关照过很多孩子吗？之前是怎么做的啊？是以什么方式啊？我知道阿叔与老婆的感情很好的，现在还有性生活吗？与同学有过关系吗？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什么啊？要注意身体啊。小川连续提出问题，紧接着问老施，如果我对你有想法，你会害怕吗？不好意思，冒犯您了！

老施感到小川不完全是好奇，这些问话似乎展示着小川生活中的某些侧面，

让人感到小川一定有风月场所的经历。常听到周末校园里停着豪车，将美女接走的传说，今天的网络对话，好比这类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啊，原来传说并不遥远，故事就在身边，得来全不费功夫。莫非小川也在做“三陪”？不会吧，这么上进的孩子，应该很自尊的，老施很快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但小川有青春活力小白脸的资源，那些出乎老施预料且不惧“冒犯”性的问话，对老施的疑问对答如流，又该怎样解释呢？既然话题打开了，何不探个明白，不再雾里看花。老施继续与小川聊天。

感谢你的真诚，没有冒犯。我了解现在的孩子。老施说。

现在的孩子千奇百怪，我也想了解阿叔你这样有文化有社会地位的中老年人。小川应答得体，且寸步不退。

现在可以讲讲包养的含义了吗？老施小心地发问。

哈哈，阿叔真的要包养我啊？小川讲时落落大方，丝毫没有不好意思。

请讲具体要求。老施也单刀直入。

我第一次遇到诶。小川假惺惺地说，接着说：应该就是给对方经济帮助，然后需要对方的陪伴吧，彼此建立一种相对固定或不固定的亲密关系。

你需要你我建立这样的交易关系吗？老施问

您愿意吗？小川反问

给对方经济帮助是多少呢？

阿叔能接受多少呢？你觉得哪个区间合适嘛？小川又说：阿叔误解我了，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没有被包养过，也没有提供过服务，哈哈哈哈哈

没有误解，只是将它理解成讨生活的一种方式。你一定知道这事的市场行情。老施沉稳地说

一个月见几次？小川问

一次或二次。老施答

5000元一月，能接受吗？小川终于开价了

小川也许认为这是正常的报价，对老施而言，简直是狮子大开口。老施一个月的收入多可怜啊，还不能支付这样的包养费。

这样的包养我做不到。老施回绝了小川

4000元、3000元、2000元，我一直这样降下去也不行吧。小川似乎认定了老施是个捕猎对象，坚决要抓到手，于是不断发起进攻。

老施坚信看清楚了小川，担心继续聊下去会骑虎难下，覆水难收，决定不再深入。说：你的价格很有弹性了，我了解包养后，不喜欢包养这种形式，我们就见一次面吧。只见一次，需要多少？如今，你我见面也成为“约炮”了。

阿叔这样定义我们的关系啊？小川还挺要面子，不接受这样定义关系

我希望是友谊关系，也要对你给予理解，尊重你对生活的选择。但你的标准不好办，这样去维持关系也不适合我。老施说

所以阿叔希望的是没有经济关系？但是，有甜头才有意思。甜头的大小取决于阿叔有多看重我啊！小川的内心暴露无遗

午餐了，聊天暂停。

老施心潮翻滚，思绪万千，眼前浮现出为谋生而奔走的活力小川，这位自己喜欢的青春少年正在努力使自己成为他的“猎物”，成为他所追求的生活方式的来源之一，是悲是喜？课堂上崇尚的“出淤泥而不染”、“同流不污”的高贵品格在生存的压力面前，似乎显得苍白，老施有些害怕。但是，老施仍然不排斥小川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善良促使他理解小川，老施坚决反对将这样的行为简单地归结为自毁和不道德。道德观是群体的，也是个体的，个体的道德观千姿百态，不能让人在高尚的道德面前失去做人的尊严。老施想起曾经与同学们讨论人性与道德的话题时，大家普遍认同的一句话：人性具有堕落的倾向，人性也有升华的本能。思想家的目的，就是要给人一条线，线的这头牵着人性的堕落，线的那头牵着人性的升华。这条线会让人脚踏实地地行进，恪守人的生命、财产、自由的底线，一步一步行进。有的人因事业而不朽，有的人因思想而永生。

追风的孩子有了“非分”之想法和行为，老夫遇到不曾想过的棘手的新问题，忘年交的困惑，使学唱英语歌曲的兴致随风而去。

老施心情有些沉重，起身看向窗外，倾盆大雨正铺天盖地降落着.....

2020、7、16



我与茶和资本家的儿女们

阮霞

原来我对吃喝没什么成见。盖因文革特别的教育，比如“要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尽管他们手是脏的，心却是干净的。”加上什么古人云：“山不在高，水不在深”，于是便觉得需低农工一点，而个人精神应该是要略高吃喝一筹，加之物质本就极度贫乏的，所以年轻时生活不过是粗茶淡饭。

所以后来在澳洲中餐馆，每问喝什么茶，总是由别人打主意。有时和孩子们去，要我打主意，我便会说，铁观音。为什么是铁观音。原来，我处的时代，厦门不过几条街又是前线，小城闭塞。茶不过是（种末）（一枝春）至于（水仙）（铁观音）那是出口货。

当然，那时也不懂，种末茶是什么东西，后来在工地上劳动，砌墙师傅，总说，先喝茶再开工了。喝一会儿，师傅就说茶醉了，要买茶配了。茶配是厦门话，意思是买点糕点来配茶，解茶之苦涩。一般是鱼皮花生，为什么叫鱼皮花生，就是花生外面有一层裹粉，象鱼的皮一样。现在想应该是炸的。一包鱼皮花生，几盒蛋卷酥。加一包一枝春茶叶。师傅总说，这种末茶是各种各样零星碎茶末组成的，喝一会儿就都是末。一枝春也不算什么好茶，但安溪铁观音，水仙茶是买不到的。这些师傅为何有高见，原来他们都是原来城里的资本家的子女。按照现在的说法叫富二代。他们是最迟从乡下回来或原来留城的。他们就安排在区建筑队。就叫做土的。但毕竟家庭的问题，所以叫见过世面。在我还不懂什么叫外卖时，他们就懂得爷爷说过的摇个电话，菜就挑来了。

老公家叔叔是教授在名大学教马列主义哲学，常常看他窗口灯彻夜不息，为写讲义绞尽脑汁。我父亲也是一样为学生高考都要把命送掉。进厦门一中，办公室大钟立地，学生老师神情严肃。红标语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进厦大那就更不用说了，绿树成荫小路环绕楼宇，操场广大看台座位高低。可实际上，我们厦门流传的是教授要买一块布补裤子，店员剪一尺给他，他大怒，说，我要正方形的一块就够了，你为何卖给我一条长方形。我父亲则应了批孔的一句话。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的朋友在妇联工作，她说教授吵起架来，更恶心。比如你将灰放到我的饭里，我将门关着不让你进来睡觉。后期更有邻里投毒的，被老婆支使得清早出来倒马桶的。知识分子心眼更多，报复心更强，而且还常懂得去投诉，所以是妇联里的常客。

我们在工地上，不过是不伤大雅的打情卖俏。一家有事，全队倾巢出动。家中的灶是通畅的，门前的庭院是没有泥泞的，有院子走廊的，屋顶属于自己的，有机会就帮你搭盖。有酒喝有点心8吃就行。

他们都叫我阿瑞。原来厦门人把眼睛的单位称作瑞，比如说一瑞眼睛，两瑞眼睛。他们本应该叫我四瑞的，因为我戴眼镜。看来他们舍不得给我取全绰号，就叫我阿瑞。

买茶点的事，师傅要派我去。我明白，那是要给我轻活干。我总说让队里的小满去买，他们不知道我最恨的事就是买卖（不过后来到澳洲摆摊，很多人就要找我买）。我是家中不大不小的孩

子，家长一般派最小的孩子去买东西，派大的去卖东西，中间的孩子就做点家务。很幸福的是我有奶奶，我奶奶识字不多，但她爱看戏。她所有做人的道理都是从戏里来的。她常说我是三岁教七岁，大概她看出我好为人师，说不定还是个会读书的秀才，于是我就没做多少家事，关于煮饭之类我奶奶也提示了要点，这样她就放心我去读书。其实她看到我在读书，不知道我是读小说之类的无用之书，囫囵吞枣，大段风景描写快速翻过。这些书也不是没用，但要到读博士就有用，读澳洲的中学也有用。只要有家长告诉我她的孩子读到半夜，我就可以猜出她在读莎士比亚，读不懂。我说让我告诉她，几十分钟她就懂了。这些故事小时候是我读到拿手的，但高考没用。

读书贵在创作。创作不管高低，都是创造。高有高的人看，低有低的人看。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片云推动一片云，一个灵魂推动一个灵魂，这就是创造的作用。更简单说，如果你读完一篇文章，引起了你的共鸣，触发了你的倾诉或写作，这就是好文章了。

年轻的师傅也不知道，我可不是怕干活的人。因为我们到乡下时，我有意识地锻炼自己。因为我父亲从小没干过活，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接受教训。可是锻炼到可以挑起百斤稻谷的，当然代价也是有的，体检时，医生奇怪我的一边锁骨特别的粗，突然想起，林语堂说过，人家给他父亲挑太重的东西，肩膀长东西的。我干过很多活，建筑工地最轻松。因为师傅是人不是机器。他边抽烟，边将土倒在墙上，你不过就把砖捧给他摆上。摆上了，他还得东看西量，有没有垂直之类。你不过推车砖，推车土，就让他忙好久。就是抹墙也不过如此。建筑工地麻烦的不过是倒混凝土，一车车搅拌好的水泥，必须赶紧倒到绑好的钢筋上。工地人马沸腾，彻夜未眠。

不过这不是每天的活。如果你每天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干活，你就知道，人和机器是不能拼的。如果你的对手是个人不管男的女的都会有倦怠的时候，而机器除非它坏了。但如果你是拼一阵子，那也不无好处，它会训练你的体能。当然，在这样的时候，你要有家庭供你比较充足的吃喝，否则年轻人许多是会垮下来的。我恰好有这样的运气，所以当我到建筑工地工作的时候，那些小车，铁锹之类对我就是小菜一碟。

待小满买东西回来，我们就喝起茶来，师傅一般当茶主。就是那个拿着茶壶热水壶的人。这是我们闽南人喝茶的样式。一个深盘子上面嵌个可漏水的盘子。一堆小杯一个小茶壶。这茶具一般是用宜兴的紫陶沙制造。

有个故事我们厦门人百讲不厌。就是有个港商看中了小巷门口一位喝茶茶主的紫陶沙制造的小壶，便讲好价钱要买。在我们还一月工薪 18 元的时候，这壶价钱是一万。到后来我们工薪一月是一百的时候这壶是价值十万。讲故事人对通货膨胀也是了如指掌。故事说到了第二天，港商来了，突然变脸不买了。茶壶主人急起来了，说，你怎么出尔反尔。港商说，我没有变，你变了。原来主人晚上越想越高兴，就把茶壶里里外外刷过。港商说你破坏了它几百年来积累的形成的古朴。他说这种老茶壶，不洗它，以后没有茶叶时，水冲一下依旧有茶的味道出来。现在你给洗坏了。当然不要。这故事说得每个喝茶的对那油光发亮的小茶壶，万分地珍爱起来。

我算也是天真的人，对着这些故事也很信以为真。我们离乡时大伯送了个有刻字的紫壶。说是明或清朝制造的。大伯嫂娘家为无锡人，也是资本家子女，颇有旧家底，按照他爷爷说法，如果不是文革，怎么能高攀。其实也许是他爷爷的怜悯心，文革谁不怕黑五类。大伯

嫂还是小姑娘流落街头，大伯当起护花使者。不过我婆婆却太辛苦了，本想娶个强悍一点的长媳如母的帮她拖一巢孩子。我婆婆是强悍的女人，一双裹脚，也能提桶。但要工作，要做副业，要管一群孩子们实在也是一边天了。话说回来，有天家中茶叶见底，我把罐子摇一摇，那点茶末就用来泡茶。我让它浸泡久一点，指望这几百年茶壶能泡出一杯香茶。当我将茶端给老公时，他刚从花园大汗淋漓上来，一喝叫了一声，你这什么茶呀，一点味道都没有。我说，我还指望你这上百年茶壶替我还贷呢。大伯大嫂终于来看我们了，我说起这茶壶。大嫂说，家中原来东西是不少，不过后来也没剩什么，你看我就只有这个英镑当坠子了。我不能怀疑它不出茶就怀疑它的年代。一天我在煲电话粥时，我女儿自己玩泡茶，打碎了它的盖子。

我们师傅泡茶时，用热水将小茶盅浇一遍，然后将小壶塞满茶叶，冲掉一遍，说是冲掉脚气味。我不知道制茶是不是用脚来使劲。但民间很多东西都是用脚来使劲的。我们闽西有个专门写土楼的作家叫何葆国，他就有一篇中篇小说专门写用脚踩咸菜的故事，当然中间也杂夹着一个失手杀人的故事。我也写过土楼的故事，但我这是单土楼，他是群居碉堡式的土楼。当时这楼群就是比较富裕一点，现在申遗收门票，自然也是有钱进。我们当时还没有那么幸运可以去比较富裕一点的有土楼建筑群的地方。咸菜用脚踩，面筋用脚踩，众所周知大家照吃不误，洗洗冲冲，不就行了。幸好我们闽南人不怎么做饺子，否则我想可能包个袋子也用脚来揉面。在太阳能这么发达的时候，发明一些这种可以代替人工揉搓的机器一定大受欢迎。揉面机器是早有了，不过还是要用电，在澳洲这个电费节节上升的地方，据说你如不用电，电局将送你钱，还是太阳能会有市场。但不管用不用脚，茶第一遍

还是冲洗倒掉的。接着，茶主就把小盅靠拢，将茶壶里塞得满满的茶冲进开水，然后飞快斟到每个小盅里，说这叫关公巡城。茶是烫的，但在小盅里，面积小量也少，自然不烫，适口。茶叶多自然也苦一点。但喝少自然是没有多少不适的。闽南泡着这种小盅茶，是流水的客人，铁打的茶主，你路过加进来就是了，茶主不过将杯子烫一下，给你用。闽南是重男轻女的地方，不过喝茶倒也男喝女也喝，大概是同一队。看刘晓庆传，为了没得上桌吃饭，埋下了离婚之根。可见北方人也一样重男轻女。但我们队的和土的网嫂，就不来喝茶，只要在她的大口杯的水里加一两小盅茶有点颜色她就开心咕嘟咕嘟地喝下。

然后她吐口水在锄头柄上，锄动着它，穿个大雨靴在三合一的泥浆里蹚来蹚去，和好一天所需要的用土。歇息时，她总要关心我的大事。她早期给队中的一个富二代家做过佣人。一句话告诉你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我自然不是有什么大志，但家族的基因好象有问题，让我着迷文学。今天这富二代他的家不知道换来多少套拆迁房，据说市场经济一开始一个古董就换来一套房。所以说，大人还是有远见。不过我有一枝芦笛，帝王权杖也不换。这是小时读来的。我庆幸我专心一致，培养了自己写作的能力，它高过一切。如果中途终止了，那多少套房子都不会令我开心。在我们离开建筑队之前，我们喝到了铁观音茶，据说出口转内销，果然比一枝春浓厚很多。

到澳洲后，我在中国城很轻易地买到了厦门海堤牌的铁观音。有时也喝安溪铁观音，茉莉花茶等。不过不太久，我们到菠萝厂打工，这老板克扣，因为它一个算是巨大的大厂提供一杯茶还要收钱：一杯红茶一毛钱，可以放糖，牛奶，虽然比外面便宜很多，但上海女工

是不买的。拿出个瓶子说从家里带来，还热着呢。恨得那收银员憋嘴，因为瓶上的商标还在，以为你取了她们冰柜里的东西。我回家，也喝上红茶。这茶超容易，袋装，取一包，泡会儿，取出放糖和牛奶。一杯足够，茶也不经泡，人也不经再喝。但很多年后，说是你们身体没有储糖训练，身体不受，再喝就是糖尿病。

回到喝中国茶的时代了。由于家人朋友的客气我就有很多机会喝到多种多样的茶。信阳毛尖，汶川毛尖茶，西湖龙井茶，但这些茶，我不喜欢是舀一勺放玻璃杯，看它沉浮。开始时，没什么味道，喝到久了，有点味道，但好像不需要了。武夷山大红袍，金骏眉，也是朋友和家姐每次带来的。但有资料说它也是分枝，不过据说它孝敬过英女王。但不管，我听到它的价钱，觉得很消费不起。也有人送过普洱茶，但我一听说它有一层霉菌，无论如何我不可能动到它。说不定这菌不同那菌。我父亲英年早逝，我至今不知道他得病是什么东西作怪。不过，黄霉素是最高嫌疑，但我父亲的时代，家中并不太困苦，虽然他家乡盛产花生，但不致于吃霉变的东西，我姑姑 94 岁了，还很健康。现代又说中药的某些成分有致癌作用。但不管，霉菌是可以预防的。饭菜煮得一口不剩。处理东西手永远保持干净干燥。厨具一概保持干燥。有父亲帮助和没有父亲帮助，在人生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

虽然我自己锻炼得很可以了，但不免想起来泪汪汪。

那么洋人的茶是如何呢，从价钱来讲，它都是很便宜的东西。我一买好几种。在下雨天，我常常泡一杯，让电视节目在中英文中随意转换，有时在阳台走走，但那些茶不管从哪里来，加什么姜或水果，始终不是太对味。我不得承认，我和台湾人还是同文同种。他们的高山茶，香，细致高雅。卷卷的，可以听到粒粒的声音，就放一点，泡起来膨大，而且后劲十足，一天都是好精神，可以处理很多事，有咖啡的功效。当然太香的东西也犯嫌疑。不过在还没有看到有什么检验出来的毒素，还是放心喝。这茶价钱很适中，不太便宜，但也是消费得起，一包，茶叶舀出可放多可以放少，一包可以泡很久。不象好一点中国茶听来都天价，还没喝就没劲。就像那些教授专家，博士牌子都很大，可是读起他们的东西也好像不怎么样，所以导致我们这样的鼠辈也敢敢登场。

我让中国家人，谁来都不要带茶来。但到中国城喝茶时，由我选，我还是铁观音。家中不管有多少不同的茶，铁观音是一定要买一罐放着，有时就泡一壶，怀念怀念从前从的日子。当然也怀念当年的工友。不过他们后来都混得很不错。很多人祖上的房产都部分还出。就是有个楼梯口大的店面，也是第一桶金。他们赶上了厦门大建设。



屬於文物級的兒時過年的回憶

-- 從談“過年”岔開去

洪丕柱

在中文裡，“過年”是個相當特殊的詞，它歷來是指過農/陰曆新年，或者過中國年，從來不會指過公/陽曆年；而“年夜飯”總是指農曆除夕的晚餐；過了年的第一天人們總叫它“年初一”，從來不會叫它“元旦”，雖然後來出現了“過春節”這個新詞，用春節代替農曆年。不過“年夜飯”卻沒有改，而春節的第一天也改不了，人們仍叫它“年初一”，而“拜年”也不會改成“拜春節”。在我聽來，“過春節”遠不如“過年”帶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氣息，因為傳說“年”是一頭兇猛的吃人怪獸，所以要用各種辦法（使過年的一些習俗言之成理）來“避過”牠，就是“過年”，換了“春節”，這個傳說就無法存在了。

自從在澳洲生活以來，已經經過了三十多個中國新年即過了三十多個年了。但是從在澳洲過的第一個農曆新年開始，我就沒有感到過“過年”對我有什麼重要，我甚至常常都不知道每年過年是幾月幾號（想來大致是在二月份吧）。就拿今年來說，我是在大年初一的前兩天才知道過年是什麼時候，還是因為有親友約我去飯店吃“年夜飯”時才知道。

以前每當已故母親在我家居住期間，如果正好碰到過年，由於她的關係，我會比較重視一點，因為這是帶老人家外出吃飯和走走看看的好機會，居然她還為此寫了一篇文章。平時工作忙，星期天往往更忙，較少有這種機會，除非是帶她一起去 shopping 時（我讓她掌握買

什麼東西的挑選和決定權）順便吃個普通的午餐或飲茶。另外，退休前，由於作為國際部高級經理的工作需要，在年節前後，也會接到通知應邀參加一些社團的、官方或半官方的慶祝會或餐會，因為這是同華人社區、州教育部和州國際開發部、州和市政府、領事館等很好的接觸機會。即使如此，我也曾經寫過文章，說這些不必要的年節活動令我體重增加，又浪費很多時間。因此一退休就感到輕鬆多了，不必為此費心了。

不喜歡過年的另一個原因是，在澳洲，過年基本上就是外出吃個飯而已，而那時的飯店總是擁擠不堪，雖然鞭炮焰火早被禁了，一連幾天到飯店裡來跳的獅舞、龍舞、大頭娃娃舞加上中國式的“重金屬打擊樂”卻使我食慾大減：吃飯吃到一半就被突如其來的震耳欲聾的高頻而毫無音樂美的鑼聲、大號銅鈸的打擊聲和鼓聲搞得心煩意亂，我總是不得不拼命用手捂住雙耳避免耳膜被震破。我理解武館每逢年節也要靠這些活動來獲取收入，並展示舞者的高難技巧，也很願意給這些辛苦的獅子餵些紅包，也理解中國節慶文化的要素是“熱鬧”：熱烈而吵鬧。在中國過年的飯桌上，熱烈和吵鬧還要更厲害，還包括男性親友間的那種弄得面紅耳赤、脖子粗、青筋爆、大聲吆喝的豁拳聲和給人吃罰酒時的大笑聲（我常擔心高血壓患者在豁拳時會突然中風）。不過中式熱鬧文化從來不能引起我的 enjoyment，這也是無法勉強的。

這兒的華人圈裡大約不會有任何像在中國過年時那麼多的走親訪友的活動和從陰曆臘月開始直到元宵節的各種不同的年節食品和活動，如臘八粥、臘皮飯、年糕、湯圓、百寶飯、送灶神什麼的，雖然懷念在中國過年的華人們依然會在群裡發出各種我沒時間看的有關信息。所以過年不過年對我來說沒什麼區別。

不過也有中國的親友發微信來抱怨說現在過年已變得越來越沒意思。我想“沒意思”這個詞所表達的應該是提不起勁兒、無聊、不叫人感到熱鬧、興奮或開心吧。他們都覺得從前可不是這樣的。

我想，在中國，過年其實無非是吃、穿、玩。從前物質匱乏，什麼都憑票供應，人們一年到頭吃的和穿的都很簡單，到了過年才有較多額外的食品供應券，才能買件新衣（特別是給孩子們），現在一年到頭什麼都有吃，買新衣也是很平常的事，而自從中國有了雙週末、有了更多的公共節假日和長假（如長達一星期的國慶長假），玩（包括旅遊）的機會和時間也更多了，這就是為何過年變得“沒意思”了吧。

還有，從前，過年還是全家老少團聚的機會。從前中國家庭一般都比較大，叔伯舅姨、姑嫂妯娌、堂表兄妹，上面有父母公婆岳父母、下面有子女婿媳，到了過年常要團聚。我的舅婆（常州話外婆）生了八個兒女，她住在常州，有些年份母親會帶我們從上海坐火車去外婆家拜年，有時先父也會同去，我們小佬（常州話小孩）表兄弟姐妹十來人就一起玩，那真是開心加熱鬧，其實我連他們的名字都記不全，先父和舅舅姨父們（都是知識分子：園藝師、會計師、校長、報社社長、畫家、教授等，先父留法，兩位姨父留日）一起談天說地，聊得很投機；母親同阿姨舅媽等幫忙整

飯菜。現在呢，都是獨生子女，三人小家庭，失去了這種團聚的熱鬧氣氛，冷冷清清，過年不過年當然差別不大。

說到這兒，我忽然回憶起兒時在先父的鄉下洪塘（寧波郊區）過的一個典型而傳統的年。

那是大陸政權更迭前一兩年我五六歲的時候，由於物價飛漲，先父為了省錢，將全職母親和我們弟兄幾個安置在洪塘先祖父遺下的莊園生活，自己在他教書的大學寄宿。我四歲上學，在先祖父創建的西式小學洪塘小學讀一年級和二年級。那時在我們洪塘老家還有一名叫洪寶興的男僕以及幫工金阿三夫婦。那年母親自己餵了一口大肥豬和十幾頭雞。

過年前幾天金阿三叫來幾名農民將大肥豬殺了，也殺了十來頭雞。他們砍下豬頭（祭祖用），將兩條豬後腿、一些豬腿肉和板油交給母親，餘下的分給一些親友和留作過年時吃。母親將豬後腿和一些豬腿肉用鹽醃好，吊起來風乾（這些鹹肉年後要吃很長時間，包括後花園的竹筍長出來後吃醃篤鮮），有些雞也醃好風乾後留在年後吃，還有一些雞、肉用酒糟做成糟雞、糟肉。

然後母親、金阿三和寶興開始做年糕等。當然我們小孩也開心地參與了。先是將糯米浸泡在水裡幾天，然後用石磨磨糯米粉。我特別喜歡幫忙磨糯米粉。那石磨的圓形底盤上有一條槽，母親在槽的出口綁上一個大布口袋；石磨上面的那塊石頭有手柄可以將它轉動，石頭上有一個朝下通到底的孔，我不斷地用匙將水泡的糯米放進孔裡，一面用手柄轉動石磨，那水磨糯米粉漿就從槽裡流進大布袋，到將近滿了，母親就將布袋裡的水擠乾，將水磨糯米粉倒在一處，直到積累了大堆的水磨粉（磨糯米粉的石磨有好幾台，還有其他人一起磨）。

然後金阿三就將水磨糯米粉放在大灶上，用大鍋大蒸籠蒸熟，趁它還比較軟的時候，將它放進一個個木頭做的條形、圓形的模子印壓，模子裡面刻有花紋，壓出來的就是一條條的年糕，還有些不同的木頭模子可將年糕壓成不同大小、不同形狀、帶有不同花紋的：圓形的、如意形的等等。母親將壓好的年糕放進一個裝滿水（記得那時鄉下人用大缸積盛的雨水非常乾淨）的大水缸裡，吃的時候撈出來切片即可。所謂水磨年糕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我們也幫母親做包湯圓用的芝麻餡：將炒熟的芝麻放在一個石頭搗臼裡，用一根石杵搗成很細碎的粉狀放些糖拌勻，做湯圓時母親會將水磨糯米粉捏成半球形，放進芝麻餡，再加入一小塊生的豬板油，然後搓成湯圓。湯圓在滾水裡煮熟後，豬油會融化，混在芝麻餡裡，特別好吃。母親雖是常州人，但是特會做著名的寧波湯圓，因為先父愛吃。

對小孩來說，我覺得過年的開心或興奮其實就是一種忙碌，一種湊熱鬧、幫忙做這做那，還有看人家忙碌，做這做那，而不在於坐在那裡吃這吃那。

過年前幾天先父從大學放假回來了。雖是留法博士，他也不會忘掉祖宗。年夜他所作的一件要事就是祭拜祖宗。先祖的莊園裡有一間很大很明亮的祠堂，一邊全是一排木框架的落地長窗，裡面擺著一條很長的長桌，長桌上邊是一排豎寫著姓名的木製排位，從先祖父、先祖母、還有我從來不知道名字的祖宗，包括太公、太婆什麼的好幾位。長桌上點著香燭，擺著供品，包括一個煮熟的豬頭、好些過年吃的菜餚、糕糰、果品；先父還要在一些酒盅裡倒上黃酒，最後擺上幾個盛有米飯的飯碗。他同母親會手執幾支香虔誠地對先祖們鞠躬行禮，

記得先父口中還會喃喃地說幾句話。我們小孩就跪在拜板上叩頭。最後是燒紙元寶，我們也叫它錫泊。事先我會幫母親將街上南貨店買來的錫泊摺成元寶狀。錫泊是銀色的，所以這些元寶是銀元寶。我做這東西特別內行。先父會在祠堂外的院子裡放上一口鐵鍋，祭祖的最後一步是將錫泊做的一大堆銀元寶放在鐵鍋上點燃，先父再將酒盅裡的酒灑上，這意味著這些元寶會飄到另一個世界，供先祖們使用。

年夜前，先父做的事包括佈置客堂，現代人叫會客室或客廳。他喜歡做這些事，也會叫我幫忙：將一束束水仙花用紅色的紙橫扎好，養在放著水的有鵝卵石瓷盆裡；在幾個大花瓶裡分別插上臘梅、天竺枝、銀柳；當時祖父莊園的後花園就種著這些樹，只需寶興將枝條剪下來，修剪一下就行。我很喜歡有紅色小果的天竺。先父也會挑選一些題材適當的國畫和對聯，將它們掛在牆上，使客堂充滿文化氣息。他會穿上狐嵌長袍迎接客人。

最近小燭光合唱團唱了劉雪庵所作的合唱曲《踏雪尋梅》，使我回憶起小時候看先父在客堂裡插臘梅的往事。說起先父的長袍，我也想發一番議論。其實民國時代的中國男子的國服就是中式長袍馬褂，孫中山、蔣介石、章太炎、蔡元培、胡適、魯迅無不這種打扮，有些時髦男子會在長袍裡穿條筆挺的西褲，下面是擦得發亮的皮鞋，中國文化氣息很濃厚；就是黃包車夫如駱駝祥子也穿長袍。我不懂為何後來全國都穿上延安幫的“解放裝”。記得上海變天後的1950年1月，張愛玲去參加上海第一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進入會場後她發現無論男女都穿著灰藍色的解放裝，只有自己同往常一樣穿著旗袍。穿解放裝的丁玲過來悄聲指責她太大膽了，說“現在什麼時候啦，還穿這種衣服，為

什麼不和大家統一？”這句話使張愛玲馬上下決心去了香港。在一個連穿衣服都要統一的地方是無法讓文化和藝術生存的，她說。現在旗袍又回來了，但男子的長衫仍然沒回來。

接下來的日子裡先父會帶我們去給一些親友拜年。這是叫我很開心的事。大人們在一起聊天喝茶時，我們就吃桌子上放著的各種“閒食”（寧波話小食品，也叫“小缺強”－需用寧波話發音）：嗑瓜子、吃花生糖果，我們管花生叫“長生果”，需要將殼剝開吃；還有一些小食我離開洪塘後再也沒有吃到過：帶有苔條的小餅、印糕、油棗、牛皮糖、用紙包的花生酥等。

更多的情況下是親友來我家吃飯，因為先父雖然年齡不算大，在族人中的輩分卻很高，叫他叔叔伯伯甚至外公的都有，連帶我的輩分也很高，一個五六歲的毛孩子，居然有成年人叫我叔叔！我的一位洪姓親戚在北京廣播合唱團教聲樂，比我大 12 歲，卻要叫我叔叔。她是基督徒，我對她說我們都是主的兒女，以姐弟相稱就行了。

客堂裡會搭起一張大圓檯，客人們按輩分就坐後，寶興就會幫母親擺上八個冷盆，同時用一個裝著黃酒的錫壺給客人們斟酒。江浙一帶的人主要喝黃酒，黃酒是需要喝溫熱的，錫壺就坐在一盆溫水裡。冷盆中當然不缺白切肉、白斬雞、糟魚、海蜇皮之類，但有一個冷盆經常贏得滿桌讚譽：青魚做的爆魚（即人們所稱的“熏魚”），這也是母親的拿手。我專門寫過一篇文章回憶先父對熏魚的偏愛，看來母親練出一手好熏魚大約出自先父的偏愛。

然後寶興和母親就去灶間（現代人叫廚房，灶神就得改成廚神了）準備炒菜。記得當時正規的午餐要有六個熱炒。

寶興很能做菜（離開我家後他在上海一家大廠找到了一份廚師的工作，母親懷念這位忠心的男僕，曾專門寫過一篇關於洪寶興的文章），母親的熱炒水平也很高，我還能記得她做的紅燒“青魚划水”，是青魚的下半段到尾部，總獲得滿堂喝彩。我們吃的新鮮青魚、花鰱、河蝦等是金阿三外出採購的。

當然炒年糕因為討口彩“年年高”的關係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很普通的炒黃豆芽居然也身居熱菜的行列。母親告訴我因為人們叫它“如意菜”，表示吉祥如意。如意是中國朝官上朝時手捧的一個吉祥物，有一條長長的、略微彎曲的柄，頭上是一個做成靈芝模樣的如意，一般是玉做的，所以也叫玉如意，聽說也有用銅或更貴重的金銀做的，甚至鑲嵌著珠寶。黃豆芽看上去有點像如意，身價立馬上升。這就是中國文化！

飯桌上也有豁拳的，但是因為先父不會豁拳，所以我的記憶中豁拳並不很熱鬧。到了客人吃完飯離去，輪到寶興、金阿三和他們請來的朋友們喝酒吃飯時，他們豁拳的勁頭要更大。

我們小孩呢，聽到外面鑼鼓聲，就從後門溜出去到街上看“舞龍燈”、大頭娃娃舞和踩高蹺去了。

對於先父在過年時請客，我從小就暗中為母親打抱不平：最辛苦的她，卻總是在眾人酒醉飯飽後吃些剩菜冷飯，有時還在灶間裡吃，儘管她看來好像並不在乎。

關於小時候過年的另一個回憶是我們講話得非常小心：必須講吉利話，不能亂講。比如不小心打破了一隻碗，不能用“打破”，大人馬上會說“歲歲（碎碎）平安”這樣的吉利話。哎，這就是中國文化！記得大年初一，母親會

用一個篦子（一種很密的梳子）給我們梳頭，說是要梳掉晦氣；然後用草紙擦嘴，草紙是從人們用的廁紙，用它擦嘴表示萬一說了不吉利的話就像放屁一樣不算數。今天如果我告訴年輕人這些，他們定會認為那時的人真蠢！

後記：這個對七十年前過年的回憶，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應屬於文物級了。我的記憶力超強。2004年應寧坡市政協之請回寧波，去看了洪塘小學，現在是一個市重點小學，同郭校長作了談話。也去看了先祖的莊園，土改前我家都去了上海，莊園由先祖母梅氏的族弟入住，早就去世的先祖父被劃為工商地主，

梅氏的族弟被劃為二地主死於批鬥，莊園分給農民。文革後先祖落實政策成了民族資本家，洪塘劃歸市區，有36戶人家入住，不過保存得還不錯。祠堂已改成住房，住著一位96歲身體健朗的周老太。我記得先父書房後種有三顆桂花樹，問周老太為何不見了？她說大煉鋼鐵時被砍掉，煉鋼鐵去了！又問住在原書房裡的李先生書房裡先父約一萬冊書的去向。他說不清楚，只是聽人說土改時被農民用竹籬挑到院子裡燒了。虧得先父離開時隨身帶了幾箱書籍、碑帖和書畫到上海。



枫叶

力夫

为什么你总说好冷好冷呵 爱人
这时刻覆盖大地是寒秋深深
我指给你看那原野还有着什么
一枚枫叶红尽了自己 在风中
是谁暖暖照耀的灯！

91.12.1 夜

西昌烟厂工地



思念：一片水

力夫

是什么打开天地的胸襟
一腔辽阔的大水
喧嚣复沉静，翻动轻盈的手掌
让我倾听血液流畅的声音
让我顺着水的流向极目遥远
我知道流水的尽头
有我想着的一个人
我付诸流水的情怀
悠远嘹亮。一个人多么幸福
一片水幽蓝、深厚
每一朵浪花都浸透思念
洋溢纯洁的爱
一个人在我的河流
日趋完美。而
千里万里之外 一个人
浪花的柔媚
让一条坚韧的血脉
呈现崇高之美

1993.1.9 夜 四二零



夜晚的歌声

力夫

我所说的歌声
在夜晚嘹亮
夜晚，风急天高
善心的朋友，你们看得见
一只飞鸟掠过天空
向黑暗中的家乡鸣叫

我所说的歌声
是悠扬的月光流淌
在这样清洁的夜晚
远方小小的爱人
可曾安眠？
甜梦中，她一定听见
谁弹鸣的一地银月亮啊

我所说的歌声，一个少年正在吟唱
一夜流亡的大雨
已把树木枝叶
把大地的心灵滋润
一支轰鸣的雨声
把我的笔管灌注
把我的喉咙清洗……

93.1.21 夜沙坝

浮想聯翩

--觀小南園園主、園藝家郭博士庭院攝影有感

Yvonne 藍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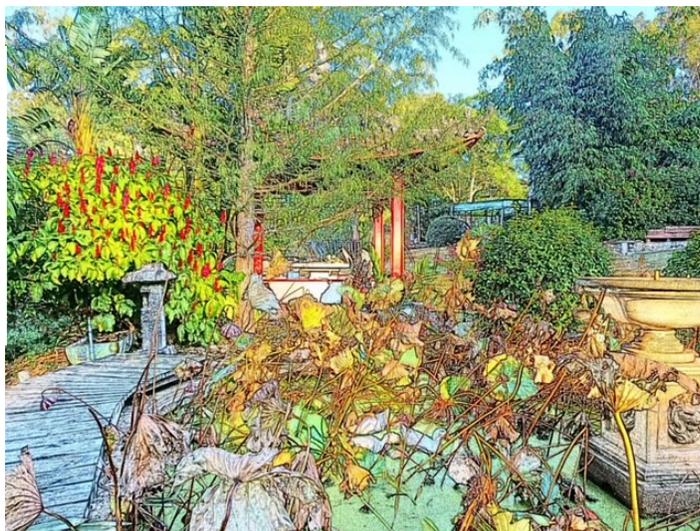
攝影一：荷枯，鴨肥



鴨肥暗自心焦，
料想此身難保；
園丁喜極竊笑，
今夜藕燉鴨煲。

攝影二：拍好再畫

寒風蕭瑟百草黃，
園丁夢回舊時光；
揮筆瀟灑添新綠，
秋園瞬時換春裝。



攝影三：夜雨摧花



日出鳥語花香，
雨打嬌蕊滿塘；
陰晴時時難料；
心安日日天堂。

在下前世女舞王，
今生誤投看門郎；
披黑箍頸又何妨，
天鵝妙姿終不忘。

攝影四：默默無聲門前臥



攝影五： 一方， 一水， 一閑亭



一山， 一水， 一世界；
一詩， 一琴， 一神仙。



秋季的桂花酿

王雪帆 Suet Fan Regina Wong

听说
桂林的秋季
满城桂花香

听说
一层桂花
一层糖
一层故事
一层时光
蔓生成桂花酿

听说
你在屋前
种了两棵桂花树
等待花开月下

采花入瓶
制成桂花酿

让我写诗作画时
沏一杯琉璃色的桂花饮

轻轻地在夕阳里
款摆着袭人的香气

在夏春冬季里
流淌着秋季的桂花香



昙花一现

木槿树小妮

奇妙造物主，
排列日月星，
银河星眨眼，
娇羞月明中。

上帝造万物，
人如叹息声，
昙花瓣若羽，
守着一隅倾。

韦钢夜录影，
昙花竞妍情，
花苞似雏鸟，
展翅露芳容。

缱绻云罗衣，
日出香肌屏，
华丽隐帘去，
谢寻录花影。

姿彩夺双目，
心意雨露风，
我乃过客旅，
衣怎媲花映。

众灵似尘渺，
皆受雨霁虹，
息享空气清，
共闻花蕊浓。



云挽月

四合院

彩云挽月层层围，群星诺诺不敢追。
洞天一刻日射玉，飘渺时空且深邃。

2020/08//31



一个北京人眼中的上海人

花田君

任何朋友都了解我对江南狂热的痴迷，曾经六下江南，如今仍然筹划着后年第七次的江南之旅。但是我似乎总是有意无意的回避上海这座城市。提起上海，心中总是布满一层阴影，总觉得欲说还休，对这座城市有一种骨鲠在喉的感觉。当然，作为在世界上有如此权重的城市，再是回避也不可能，曾经忍不住的在上海转了三四天，当然，从踏入上海的土地伊始，心中五味杂陈，莫可名状，用异乎寻常挑剔的眼光，来抚慰心中酸溜溜的心态，也许，只有如我这般小肚鸡肠的人才特有的吧。虽然我是北京土著，但是这种醋酸，应该是我的专属。

在北京，同众多的北京土著聊天，注意，我没有用北京人这个词，而用了北京土著，因为北京人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而“土著”才能代表我们这群祖祖辈辈扎根于北京的一群“遗老遗少”。即便大清亡了一百年了，这种“八旗”遗风仍在。我们这些土著们，不约而同对上海都有着相同的心态——敬而远之。就好像一群大老爷们关起门来讨论隔壁老王的媳妇漂亮，心中既羡慕嫉妒恨，又带着些许愤愤不平，然后最后用“他

媳妇估计不能生育”来诅咒一番，达到心理平衡。北京和上海，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二元城市一模一样，都是些互相看不顺眼，但又无可奈何，比如悉尼 VS 墨尔本，纽约 VS 洛杉矶，出于对故乡的热爱和自信，以及对方的某些过人之处造成的对这种热爱和自信的冲击，确实有一种令人忍俊不禁的微妙之处。

北京人和上海人，天生都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深深根植于心，融于骨髓，最终凝练成一种自信的气质。也许北京和上海天生享受了国家最多的特权，以至于这两地的人们都习以为常，认为自己的幸福是天经地义，这种盲目的自信和自豪，确实另许多外来人感到不快。但是北京人和上海人的表现方式却大相径庭。

当然，现在年轻人之间的鸿沟已经弥合的差不多了，因为从 90 年代开始，人口流动蔚然成风，两地土著身边都或多或少的有着外省朋友，尤其到了大学校园和步入职场，土著反而成了稀缺品，曾经老北京人和老上海人身上的“高傲”的“臭毛病”淡化了不少。所以文章探

讨的还是“老”土著的性格特点，希望大家不喜勿喷。上海人以冷漠著称，对乡毋宁的歧视流露于外，在大街上问路不说上海话，立刻居高临下，用鼻孔看人，然后爱答不理，摆手离开，甚至外国人问路都摇头作罢，气得老外在节目里抱怨：People are not friendly here。其实上海人并非出自于强烈的歧视，而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生活哲学；而北京人恰恰相反，北京人遇到外地人问路，会手舞足蹈的讲解路线，唾沫四溅的问长问短，甚至带路走一遭都有可能，很多人误以为北京人古道热肠，其实北京人的歧视是隐形的，北京人在给你热情指路的同时，心中暗道：怎么样，你不是北京人吧，口音真怯（土），到了北京还得听我的吧。表现出的热情，让北京人感觉，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恩赐。面对老外，北京人更是鞠躬哈腰，不会说英文，也要在地图上瞎比划，感觉自己说十遍“往西走，拐弯就到”，老外就能懂了一样。其实上海人的自豪，有些咄咄逼人，而北京人的自豪有些阴险狡诈。真是蛮有趣的一种状态。此等妙趣，颇有东京人和京都人之异曲同工。

北京人天生爱咋呼，动不动就会大惊小怪，蔡明的《马大姐》真是把北京人的日常生活诠释得细致入微；而我眼中的上海人，似乎非常云淡风轻，遇到事情都是浅浅一笑。北京人热爱八卦，街坊四邻有点事，立刻传开，并且又怕

别人说自己八卦，降低了自己的档次，都会眼珠一转，看着四下无人，悄声对别的老太太说道“李姐，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啊，你可别往外说。”不吐不快但是做贼心虚；而上海人通常会守住底线，说起八卦来也不会这样低眉顺眼，虽然也乐意知道别人的八卦，但是没有北京人那么爱打听。在澳洲的许多上海朋友造访我们家，都会被我们家的说话方式笑的前仰后合，把我和父母家人之间的交流定义为《我爱我家》的拍摄现场，而我造访的上海家庭，就会让我觉得家庭对话少了些许抑扬顿挫，似乎激情不足，只不过举手投足，颇有江南余韵。

当时周立波是说过一个段子，说上海老太太们在一起锻炼，会高兴地说自己的股票又涨了，而北京老太太们在一起锻炼，会高兴地说拉登被美国枪毙了。对政治的把握和热爱，确实让两座城市的人民性格迥异，这样是上海能成为中国经济桥头堡的原因之一，北京安守他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也就算了。其实北京和上海在政治上还是有相似之处的，上海人对政治不闻不问，管他南北与西东；而北京人虽然热衷政治，但是遇到政治大事则立刻缩了回去。北京人见惯了朝代更替，城头变幻大王旗，谁上台也得给我窝头吃，真正上街闹事的几乎都是外地人：当年义和团大闹四九城，北京人吓得噤若寒蝉、而三十一年前更

是如此。北京人和上海人，都是以生活为第一要务的，打砸抢的暴力事件，还是由外人去做吧。

当然，就因为上海经济中心的地位，让北京土著颇不舒服，非要把经济中心也戴在北京的头上不可，尤其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让许多京城土著无可奈何。北京也要建 CBD，也要建高楼大厦，也要建华北第一高，本以为非常现代，老一辈的北京土著（比如家父）还在阴阳怪气的说“上海穷着呢，当年我革命大串联的时候去上海，弄堂里早上还都刷马桶呢，臭不可闻。”结果北京人不情愿的到了上海，立刻被真正的高楼大厦吓得目瞪口呆，淮海路、徐家汇、外滩、浦东，到处都是鳞次栉比的大楼，即便这十年来北京城奋起直追，成规模的也就是东三环和金融街，北京人心中的阴影面积，想必非要用微积分才能求得出来了。在上海面前，北京人感受到了一种失落，一种自信失败后的自失，明明知道技不如人，但是碍于情面还是要比拼一场，最后真正落败后，仍然心有不服，最后只能骂道“还不是当年那帮丫挺搞得，当时牺牲了北京，全建设上海了。”其实若是没有北京的制约，上海早就超英赶美了，上海总是被北京绑着，一旦北京松绑，上海立刻一鸣惊人。当初建国之时，上海许多专家来北京“支援北京建设”，这些北京人不愿提及，估计不 care 历史的上海人，也

淡忘了。其实北京人心中也有一道隐痛，就是除却了“首都”这个光环，北京估计立刻跌落神坛，顶多沦为西安这样的非主流二线城市，连旁边的天津都比不过，民国当年就是个例子。所以北京人死守着首都这个荣耀，雄安新区也被我等视为挑战。而上海人无论沧海桑田，都会站在当今中国食物链的顶端，比拼物质财富，上海不遑多让的赢了。

北京人总是会讥笑上海人小气，而上海人也会讥笑北京人好大喜功。北京人（其实是北方人的通病）到现在，都没有普及 AA 制，对朋友挥金如土，似乎是一种道德水平的评判标准。饭馆结账时候几个人轮番扭打，谁要是不意思意思争着付账，就要被人戳脊梁骨；而上海人处事精明，讲究公平公正，AA 制是最不伤和气的规范了，但是一块两块都是算的清楚未免有失体统。北京人大大咧咧惯了，看不惯上海小家碧玉的情怀，处处我行我素，追求由内而外的自由，在大街上提着拖鞋，穿着跨栏，扇着蒲扇，才是一种逍遥；而上海人绝对不会这么不注意形象，大街上争奇斗艳，形容举止处处小资，是一种截然相反的由外及内的自由。北京人吃饭，还是以去老字号为荣，而上海人则主张中餐西吃，崇洋媚外，老字号什么的只是乡毋宁的去处了。很多上海人对我说，看中央台的春晚都觉得很土，色彩大红大紫，充满了乡土气息，去过北京之后，

也觉得北京的建筑，似乎搭配的哪里不对。北京人和上海人的性格之差，一个是对内外放而对外保守，一个对外开放而对内内敛，真是人性光谱中的两级啊。

说了那么多一个北京土著对京沪两地的性格吐槽，也终于可以说说我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感受了，最能体现的一个字，还是美。上海的美是姹紫嫣红，火树银花，浓厚的富贵荣华，这和北京古色古香的韵味完全不同。陆家嘴，是我当时的下榻之地，也给我很多的感慨。坐在三栋陆家嘴最高摩天楼环绕的井底抬头望空，豁然开出了一片耀眼的天。这地界儿楼多，上海的“三高”呈品字形站在陆家嘴的中心地带，气势算是蛮恢宏的；乌云压顶时，“三高”的很大一截儿是掩在云里看不见的，高层上班的人们自是腾云驾雾的体感；但，这体感不会给你快感，应为这里上班的人们都是相当紧张甚至神经质的，因为你不能辜负了在中国最伟大金融区上班的使命和荣誉。否则，让你卷铺盖走人发落到上海的下之角区域，即使缺乏自杀的勇气，也是羞于和亲戚朋友解释的。

白天的这片区域有种鸡叨碎米的忙碌感，人们之间话不多，表情也相对凝重，中午吃个饭也是排队后的狼吞虎咽，下班不说披星戴月也是和朝九晚五搭不上任何关系。但，这里创造价值！银行、交易所、基金、地产商、律师行、会计

师行在各种交易间穿梭往来膨胀出各种令人咂舌的数字，由此体现着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风范。

这里和北京的大北窑一样，汇聚了极多的各国年轻精英，最具代表性也是最基本的技能就是中国人不能只会说中国话，外国人不能只会说外国话，否则就有可能让危机感萦绕，在陆家嘴，似乎得到了国家化的公平。只不过汇聚在上海的老外，比北京更多了一分情怀，而北京的老外活得越来越北京了。很多老外慕北京之古色古香而来，骑着三轮儿 28 大永久和老北京人一块儿吃着小豆冰棍儿；而在上海绝难看到这样的老外。他们都躲在咖啡馆中过着和本国一模一样的生活。

喜欢看上海男人吵架，绝对君子动口不动手。当时遇到两出租车刮蹭，两位白衬衫、白手套加蓝领带的司机在 39 度高温下暴吵；堵车走不掉，只能抖擻精神观赏，算是对人文的学习吧。尽管听不太懂，但从嘴里出来的也肯定不是“你好”“对不起”的客气话，听到各种“册那”“依脑子瓦特了”，弄得我相当紧张，担心马路血案溅在眼前。谁知唾液在马路互喷了二十多分钟，自是没有任何武斗的迹象，直到闪烁着红蓝灯的车到场散了各方闲杂人等算是息事宁人；路上就一直在想这个事儿，

只对骂不打架该是文明跨进的一大步吧；而北京人家则喜欢蒿脖领子，然后指指点点的开骂，不过真正拳打脚踢的也是少数，毕竟首善之区，还是要点脸面。像东北一句“瞅你咋地”就要上下其手，北京人也嘍牙花子。

上海人自诩上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包括港澳台的时尚之都，上海人对台湾人都轻蔑的叫“台巴子”，很解气。对此，我的意见是有一些的；我管窥蠡测，在电视上左顾右盼到底什么是上海的时尚，其实上海是一座具有极强跟风性的城市，传统的不是很中国，崇洋的亦不是很精髓；总之，缺乏中国文化和基于中国文化对番邦舶来品加以吸收消化后的创造；但上海确实在学习和进步，不见丝毫倦怠！北京不一样，她是有底蕴和积淀的城市，同时是接受潮流的城市：北京的砖头可以讲述千年故事，北京的潮流也让 Armani、Apple、Real Madrid 们必须驻足，北京的古朴典雅本身就是一种时尚。因此，才有了紫禁城和国家大剧院的辉映，才有了在 Court Yard 眺望明月悬于故宫角楼的神气。北京的时尚是用来教化人的，属于你喜欢不喜欢都必须来的那种，反正任何针对老外的中国旅行团，都绕不开北京，不由得有种帝都人的骄傲了。

当然，北京人嘴里的上海才是真正的美。我总觉得自己是个江南人，对江南饮食不加隐晦的称赞，上海本帮菜更是我的大爱之一，当时在上海逛城隍庙，简直就是对我味蕾的最大犒赏，现在还记得当时舌尖甫一抵触南翔小笼包的幸福。上海街头的美食，不免都带了南方特色，什么“生煎”“酒酿”“包脚布”“大馄饨”“腌笃鲜”“炒年糕”，怎么都那么接地气？除了服务态度令人发指之外，城隍庙真的让我流连忘返。我在京城也总是寻找好吃的上海菜，终于在国贸背后的胡同里找到了一家“阿文汤包馆”，只可惜京城百姓大多吃不过清淡可口的上海菜，所以生意一直带死不活。北京其实淮扬菜的生意还是不错的，不过也只能走附庸风雅的高端路线，远离了寻常百姓家。布里斯班的北京菜馆，开业不到一年就倒闭了，而上海菜接连开了三四家，也屹立不倒，尤其是市中心的新上海，很受老外欢迎。当然，一旦外国人频频光顾，其味道一定难以正宗，不过可以见到上海菜确实比北京菜更加精致，更加国际化，喜欢“响油鳝糊”的总比“京酱肉丝”的人多吧。

上海是伟大的城市，这里的人民和城市水乳交融。上海是中国的怪物，但不能没有；她代表中国，又完全不能代表中国；作为城市和国家，她们相互依偎着，又相互容忍着；人是不能饿着肚子扯淡的，吃饱喝足一言不发也是无聊

的。唇齿相依和唇亡齿寒；海纳百川和独领风骚。北京和上海的龃龉一直会延续下去，北京人和上海人也会一直相爱相杀，上海和北京，宛如凤冠霞帔的格格遇到了珠光宝气的阔太，彼此在互不顺眼之后又会相见恨晚，都共同引领着中国未来的方向。但是奇怪的是，我在澳洲最好的朋友，大多数都是上海人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移民真是万能的，它能让冰炭难容的两个人互相亲吻。

2020年5月13日晨

于澳洲忘言草舍



一个北京人嘴里的淮扬菜

花田君

前两天写了突发奇想，写了一篇《一个北京人眼中的上海人》，没想到受到广大朋友的拥趸，着实有些喜出望外，在此真诚感谢朋友们的鼓励与支持。我上文多次提到我对江南地区的欣赏与痴迷，当然，那些附庸风雅的诗词歌赋和水乡古韵暂且不提，单单舌尖上的刺激就足以令花田君饕餮大开。如今“吃货”这个词已经升华为“热爱生活，懂得装X”的褒义词，那么花田君可谓不折不扣的吃货。旅行在外，美食都是平价旅行质量的重中之重，江南地区的美味佳肴，是吸引我六下江南的重要原因。看来我就跟被骨头香味吸引着走遍十里八乡的小赖皮狗差不多。

花田君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但是口味却是地地道道的南方人，在这一点上有点数典忘祖了。花田君是一个极为挑食的人，口味异常清淡，酸辣咸均不喜，独独爱甜，也许这样才能配合我心灵的恬淡虚无吧；并且饮食讲究精工细作，肉质须以肉糜细丝才能下咽，整块大肉、带皮的带骨的带肥的都不能下咽，彦泽美其名曰“田哥是按着周礼吃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奎尼则一语道破天机“田野啊，就是难搞！”我这么难搞的人，江南菜真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不仅口味清淡新鲜，注重食材的原汁原味，并且擅长慢炖温煲，小伙煨焗。做功更是不厌其烦，精巧夺目，单单从刀工上就可以荣膺国宴殿堂。如此人间美味，兼具味蕾和装X双重功效，岂不是花田君的“梦中欢”吗？

江南菜也分淮扬菜、本帮菜、浙江菜、徽州菜等，花田君更偏爱淮扬菜。本帮菜地处一隅，属于菜系的混搭，并且也有浓油赤酱之感，少了几分色泽上的鲜纯；而浙江菜是“多加了一把盐的淮扬菜”，口味有些咸了；徽州菜变化偏少，以糊菜为主，并且名菜不多，逼格也有限，选来选去，淮扬菜才是我人生挚爱，恨自己不生在南京扬州，日啖淮阳两三口，不辞长作维扬人。

花田君一生，印象中因为美食而落泪只有两次，一次在布拉格查理大桥旁边的小酒馆，被捷克菜秘制的酱汁惊艳到了；其他两次都在江南，并且每次都有彦泽的身影；一次在苏州得月楼，吃响油鳝糊和松鼠鳜鱼，我的妈呀，明明暑热正中食欲不振，结果第一口就被松鼠鳜鱼的脆甜所刺激，以至于舌下生津，立刻狼吞虎咽，我们两个人吃了个盆干碗净；第二次在镇江西津渡口的一家新派淮扬菜馆，我的妈呀 * 2，蛋酥肴肉，

入口即化，大煮干丝更是让我嚎哭不止。哎，错过了这村没有这店，我在这澳洲这苦热之地，偏僻之乡，体验着美食的荒野生存，何年何月才能再吃这样的美味，哪朝哪代才能再尝如此的美食。哎，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顿美食。一吃淮阳误终身啊。

其实，北京人是能接受淮扬菜的，因为老北京饮食系统，本身就有淮扬菜的影子。北京菜分为宫廷菜、官府菜、清真惠民菜、鲁菜和汉民小吃五大特色，而作为高大上的代名词宫廷菜，本身就是淮扬菜的变种。当年康熙乾隆爷下江南，痴迷于南方美食，将南菜厨师带入宫廷，从此开启了“南北大菜满汉全席”一说，这“南”“汉”之食，便多指淮扬；而作为北京人家喻户晓，并且成为走亲访友的伴手佳品的稻香村，也是源于苏州的南派点心进京。所以北京菜的传统是融合了大量的淮扬菜元素的。并且北京人的传统饮食，没有“辣”这个口味，重口味只有芥末墩儿，并且重友重色，尤其也重糖，番茄炒蛋这道菜，不加糖是极为奇怪的；花田君唯一接受的老北京炙子烤肉，也是切碎了以甜为主；而北京人爱吃的点心，通常也是死甜死甜的。所以北京人自带淮扬菜基因，也便不足为怪了。淮扬菜曾经沾了紫禁城御厨的仙气，估计才能够入主国宴，成为钓鱼台国宾馆中的至宝，尼克松蓬配度肚里的佳肴吧。

说了这么多，让花田君天天魂牵梦萦，在布里斯班苦求而不得，回京后缠绵于酒肆的淮扬菜品，都有哪些呢？

一， 乾隆爷的挚爱——大煮干丝

“扬州好，茶社客堪邀。加料干丝堆细缕，熟铜烟袋卧长苗，烧酒水晶肴”上为清代惺庵居士《望江南》词，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清代扬州的居民品尝“加料干丝”的情景，颇似一幅生动的风俗画。淮扬菜中豆腐制品花色品种极多，“大煮干丝”又称“鸡汁煮干丝”，风味之美，历来被推为席上美馔。

清代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扬州地方官员曾呈上“九丝汤”以“宠媚乾隆”。“九丝汤”系用干丝外加火腿丝、笋丝、银鱼丝、木耳丝、口蘑丝、紫菜丝、蛋皮丝、鸡丝烹调而成，有时还外加海参丝、蛭干丝或燕窝丝。又因豆腐干本身滋味很薄，要想入味，必需借用滋味鲜醇的鸡汁，多种佐料的鲜香味经过烹调，复合到豆腐干丝里，吃起来爽口开胃，异常珍美，令人食之不厌。“大煮干丝”刀工要求极为精细，“鸾刀应俎，霍霍霏霏”，一块白干，厨师经加工可片成18片，切出的干丝不仅整齐、均匀，而且其粗细不能超过火柴杆。

大煮干丝的佐料还要求按季节不同而有变化，春季，旧时用竹蛭入味，以海鲜增味；夏季宜脆，用脆膳丝与干丝

同煮，使菜肴干香味爽；秋季用蟹黄，汤汁金黄，鲜味浓重；冬季宜用野蔬，娇嫩翠绿，色彩和谐，增色添香。

二，胖嘟嘟的可爱——蟹粉狮子头

自古以来蟹都是非常美味的食物，东汉郑玄注《周礼·天官·庖人》：“荐羞之物谓四时所膳食，若荆州之鱼，青州之蟹胥。”《太平御览》引《岭南异物志》云：“尝有行海得州渚，林木甚茂，乃维舟登崖，系于水旁，半炊而林没于水，其缆忽断，乃得去，详视之，大蟹也。”而蟹粉狮子头是一道经典淮扬菜，成品清淡鲜美，婉约娟秀，一如江南水乡的女子。虽然盛放在盘子里面就是几个简单的大肉丸，但是这里面大有文章，想要做好一份狮子头并不容易，对于它的评价可以说是“平中出奇，淡中出味”狮子头的猪肉在选料和用料上都极为讲究，花田君只吃不做，自不能略窥堂奥，根据百度百科的查阅，这道菜的食材需要选择猪肋条的硬肉部分，要切成黄豆大小，再用各种辅料味之，选择的蟹肉也是阳澄湖出品的极品蟹肉，绝非我们印象中肉丸子是肉的边角料。真正的大厨，做每道菜都要精益求精，体验匠人精神。当然，这种绝佳的狮子头还要到扬州菜香根等名店去吃。

狮子头的汤头也极为考究，别看这道菜是狮子头，它也会应用到排骨以及

猪皮，二者在这道菜当中起着一个互补的作用，排骨它的肉香味比较浓，而猪皮当中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这两款食材组合起来能够让清汤看起来清澈但是味道并不寡淡，有一些微微黏口的感觉，把二者放在一起用砂锅熬制五个小时左右，汤头会逐渐从奶白色变得清澈，作为蟹粉狮子头的汤头正好合适。

其实淮扬菜有著名的三头宴——蟹粉狮子头、拆烩鲢鱼头和扒脸烧猪头，但是只能吃肉馅的我，只能品其一。如此养颜佳品，爱美的你还不心动吗？

三，花田君的泪奔菜——响油鳝糊

淮扬菜有三头宴，那么花田君也有每次必点的“三套车”——大煮干丝、蟹粉狮子头和响油鳝糊，吃了那么多家的鳝糊，自然苏州得月楼的最是难以忘怀。这是一道传统的苏帮菜，黄鳝上了桌子，油还在滋滋作响，这是响油鳝糊名字的由来。滋味油润不腻，鲜美十足。具有开胃健身的功效，对于那些食欲不振的人，十分适合食用。这道菜大大的有名，众多名人大家、文人墨客、饕餮之徒都把这道菜视为最爱之一。这道菜的做法有不少版本，各有所长；但颜色红润、浓油赤酱、油而不腻、新鲜适口是这道菜的最大特点。可谓百吃不厌，在江南一带享有盛誉。据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还专门写过这道菜的保

健养生功效，可见这道名菜的历史绝对源远流长。

其实考究响油鳝糊做得好不好，成品鳝鱼的颜色最为重要。如果过黑，则火候太大，如果过浅，则厨师太过小心谨慎，肉质太滑，也影响口感。真正好的响油鳝糊，要呈微褐色，并且油光锃亮，让食客能够在端上餐桌的刹那仍然可以听到油焖鳝丝的声音。趁热立即使用，绝对口感爆炸。

布里斯班的新上海，好像也有此菜，味道简直就是一坨那个啥，哎，在川菜大行其道的华侨世界，能留给老饕的淮扬味道，真的难寻踪迹了。

四， 文思豆腐

真正考究厨师功力的菜品来了，这就是细如发丝薄如蝉翼的文思豆腐。所谓文思者，清代一名诗僧也，清人俞樾《茶香室丛钞》：“文思字熙甫，工诗，又善为豆腐羹甜浆粥。至今效其法者，谓之文思豆腐。”取豆腐三块，然后轻轻片成薄片之后，再继续切丝，其丝宛若少年白发，让你再享受美食的同时，徒增伤春悲秋、青春远逝、白云苍狗之颓唐，不愧为为诗人量身定做的美味。

文思豆腐的辅料也非常考究，选取苏浙一代的火腿，走地鸡胸肉，上好的江南冬笋，再配上香菇木耳，以及新鲜的荠菜等山野菜，真可谓荤素搭配保养

肠胃。但是真能做到“朝如青丝暮成雪”的刀功，没有十年功力绝非得来，据说淮扬菜的厨师评级，文思豆腐是特级厨师才能进阶考试项目，能够在淮阳餐厅吃到这道菜，足以证明这间店铺的等级和质量了。

想当年在扬州和无锡都吃过此品，但是在北京，比如淮扬府、小南国等名店也都有此肴肉，但是味道总是感觉“北京化”，口味偏重，失去了淮扬菜小巧精致鲜嫩汤纯的口感，总是感觉有些失望。当然，北京已经照葫芦画瓢，还原了七八成，澳洲干脆就了无一物。哎，唇齿间已经布满了口水。

淮扬菜名菜云集，可谓汗牛充栋，“舌”接不暇，花田君窃以为，淮扬菜是最为考究厨师功力，也最能打磨食客耐性的佳品。其严谨考究的选料、精益求精的刀功、恰到好处的火候、匠心独运的摆盘、不着他物的鲜香，可谓人间至精至诚至大之美物。真乃烟火气里的诗情画意，舌尖上的鸟语花香。此乃古人独道“转之不解，一啜而散。于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调和。熊蹯之膈，芍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脍。秋黄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酌以涤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饭大嚼，如汤沃雪”。此言甚矣！

2020年5月16日晨

于澳洲忘言草舍

日内瓦湖畔随笔

赵孔南

今天下午，世卫组织召开的为期二天的临时顾问咨询会议结束。这次顾问咨询会于我来说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会议上作正式学术报告的只有两位专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约翰和我。我作的是世卫组织的命题报告，即乳头瘤病毒抗原的表达体系。这样会议结束之后，我觉得好好放松一下。下午四時半，我回到住宿的旅館。在房間里，我上网查阅信息，看看能否到附近什么景点游览一下，即便是走马观花，亦不枉来这联合国城市一趟，因为明天一早，在世贸组织工作的朋友要驱车带我去游览名闻遐迩的阿尔卑斯山的滑雪胜地，后天则要乘机去倫敦，转机返回澳洲，回工作单位复命。

据网上提供的信息，我住的旅館属日内瓦之老城区，步行五分钟就可去游览世界上第一大高山堰塞湖—日内瓦湖。日内瓦湖面积六百多平方公里，法国境内居其之 2/5，故而，法人赋以不同之湖名—莱芒湖，此举实乃情结所为。这一阿尔卑斯湖群中的最大内陆湖，海拔几近 400 米，湖最深处 300 多米，高低颇为对称，似由自然法则决定。

五時前，我信步前往游览日内瓦湖。其日天多云，此刻少云，太阳已斜

挂西山，晚霞起处，几朵彩云舒卷，瞬息万变，色彩繽紛。时为傍晚，天空依旧蔚蓝，远山仍然爽朗，我站在湖畔道上，送目远望，四周群山怀抱，峰峦嶂叠；寒冬初去，山头上依然是白雪皑皑，银装素裹。现为三月下旬，序属瑞士早春节候，山上积雪开始融化，雪水注入湖里，湖水湛蓝通透，清澈如镜，湖面烟瀚浩淼，波光琳琳。湖之两岸，错落有众多公园，公园之内，草木送走严酷寒冬，扫去冰霜雨雪，迎来春日之一派生机，郁郁葱葱；百花已是锦簇，妖娆绚丽；俨然间，自然美景，人间仙境，相映生辉，无以伦比。

继而，我沿着湖畔大道走去观看日内瓦湖大喷泉。我当年求学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大学位于微型首都堪培拉。堪培拉市区有湖，冠名格里芬湖，湖之中央有一噴泉，名曰库克船长喷泉。噴泉居于城市之中心地带，定時从湖底朝天喷射水柱，水柱直冲蓝天，高达 137 米，水柱四周的水珠和雾粒在七色阳光照耀之下，闪烁着一道道彩虹，飘忽迷人，世所罕見。晴日周末，我会逃离繁忙的实验室，携家人漫步湖岸，观赏這色彩繽紛的冲天水柱，以求得一种难用語言形容的享受。今日是大开眼界了，

日内瓦湖大喷泉乃是其城市之标志，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喷泉。据介绍，一台 130 匹马力的大功率发动机驱动水泵，以 16 个大气压的压力冲入喷水管，要知道，一大气压作用在 1 平方米的面积上时，可产生十多万头牛的牛力，故而，每秒就可喷射出 500 升水，喷射高度达 140 多米，喷口处的水速高达 200 公里 / 小时。更为奇绝，水从喷嘴喷出达到顶峰再回到水面为一个回合，耗时仅 16 秒，而停留在空中的水量多达七八吨。读到这惊人骇世的喷泉活动数据，我在那里呆了。气候变化之故，一年之内，喷泉的喷射活动有时间限制，三月初旬至十月中旬。我此番来游，正当时候，观那喷泉喷水，犹如一柄长剑刺出一道超音速般的白色剑气，直冲斗牛；其磅礴之势，给我带来一股无穷难以描述的力量。剑气回落送来阵阵水汽清风，湖岸上空弥漫着白色雾雨；雾雨如丝，朦胧如烟；飘飘洒洒，随风缠绵；较之格里芬湖喷泉的喷水，别有一番光景，各有千秋。

日内瓦湖内有名曰卢梭的小岛，岛上有其塑像。我没有读过有关卢梭的故事和书籍，在脑海里可找得出有关他的词字，恐怕不多于十个，法国人，思想家，哲学家。今天始得知，1712 年，卢梭在日内瓦一个贫苦的钟表匠家庭出生，小时叛逆，厌学。十六岁时逃离日内瓦去流浪；其当过学徒、仆役、私人秘书、乐谱抄写员；一生颠沛流离，

备历艰辛。其三十岁那年流浪至巴黎，从而居住在那里。三十七岁那年，发表《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敦化风俗》的文章而闻名于世。此后，似乎一发不可收拾，发表了众多有深刻社会影响的论著。五十岁那年因发表《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的著作，遭受过法国当局的追捕和通缉。现在，已经死去二百多年的卢梭头上冠以家名口下五个，还有许许多多溢美之封号。这个生前遭人唾弃之人，为什么死后却受人如此的顶礼膜拜？我百思不得其解。还有从网上所得到的信息，看不出其进过什么学，接受过何种程度的教育，为什么其能写出能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众多著作？甚至还出版过植物学通讯这样的著作。我思考良久，找不到答案，只能说，其是天才，天眼开启，灵感触发而动。今天，我极想上岛去瞻仰其人之塑像，然而，时间所限，只有怏怏离去。

此时，日头已落入西山，晚霞消逝，远处的天空隐隐透出鸽灰的暮色。我漫步入保垒公园，准备游览公园之后，回旅馆洗漱一下去吃晚饭。昨晚，与会者一起享用瑞士美食 - 奶酪火锅。今天的晚饭，各自安排。据说，这里的德式烤制白香肠是蜚声欧洲大陆的一大美食。烤白香肠蘸芥末酱或番茄酱与炸薯条一起食用，特别地美味，食后留香，我期待着。我行将走出保垒公园，发现树上挂落的众多彩色小灯已经偷偷地开始一眨一眨地闪亮，五颜六色的；原来夜

幕已經降臨，小不點們亦要去裝飾那斑
斕色彩的日內瓦夜景。

源自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日記



回忆故乡 - 鳳岙村

趙孔南

青少年時期，一介之農民，耕莘八年又半之後，告別父母，出門求學。悠悠歲月，四十餘年，故鄉舊事，難以忘懷，時時縈繞腦海，應該寫點什麼。今日得閒，心血來潮，作上一文，回憶故鄉，鳳岙山村。

據史記載，我們鳳岙村(現寫成皇岙村)的趙姓人氏乃是宋高宗弟弟魏王趙廷美家族的成員。近千年前，靖康耻後，宋高宗南逃來溫州，棲居江心嶼二個多月時，魏王家族成員逃來樂清定居下來。若干年後，我們祖輩三兄弟遷來鳳凰山下一鳳岙村定居。在农村躬耕鄉野之時，讀過第七冊樂清縣誌，中有記載，城關北邊，趙氏三兄弟遷居鳳岙一鳳凰鄉宅，至今猶有記憶。

鳳凰鄉宅，為一山村，三面環山。後背山集聚了三座形狀獨特風景各異的小山脈，組成既呈線狀又起伏不平的一個約有二三公里寬度的大螢幕。當中央的山脈顯著高於其他兩山脈，名為鳳凰山，其山奇秀凌風，看起來非常像一隻鳳凰在棲樹孵卵，村因此山而得名。兩側的小山脈相對要低一點，猶如椅子握手，雖有幾小山巒起伏，整體則平趟着向前連續延伸約二公里。整個村落猶如坐在一把太師椅上，後背高，左右握手低。所有的山都不高，即使登上山頂，亦難望遠。村里的房屋依後山向前延伸而建，為一個壽龜型的村落。明清時代修建的房屋錯落有致，周密部署。村落中心之地，建有一荷花池，六月盛夏，荷花有開有合，荷葉有卷有舒，花紅葉綠相配，自然完美無暇。三條唐河水道，承接山溪之水，溪水淙淙，河流洋洋，

包圍環繞村落。河岸之上，種植有桃柳樹，春天，桃花盛開，夏日，垂柳嬉水，一切規劃，講究風水。

小時候，奶奶經常告訴我說，早年，後背山為茂密的森林覆蓋，雲杉水杉青松，高大參天，綠茵遍野，郁郁蔥蔥，更有那山澗泉水，連綿不斷，叮咚長流。不過，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大煉鋼鐵時，政府一聲令下，鄰村村民就來我們村砍樹伐木去煉鋼鐵，結果鋼鐵沒有煉成，卻把我們村的近千年的茂密森林破壞殆盡。六〇年時，村村大煉鋼鐵以失敗告終，辦公食堂成笑話而無奈解散，政府不再統籌管理全公社的山場時，有點眼光和遠見的村幹部，馬上組織有關人員去播種育苗綠化光禿禿的山頭。十年樹木，七十年代時，村後山雖然還沒有什麼參天之樹，茂密之森林，卻已是青山滿目。與之相比，相鄰的幾個村莊的後山依然是癩痢禿頭，慘不忍睹。眾山之中亦有幾處茶園，常年青翠。清明節前，晨霧之下，茶園之中，姑娘少女，陣陣歡聲，嘎嘎笑語，拌着採茶舞曲，搶摘早春香茗。兩側山上則植有眾多的果樹，楊梅枇杷，雪梨黃桃，板栗红柿，早桔歐柑，添有野生櫻桃紅莓，春華秋實，累累碩果。四季之內，滿山之上，野生花卉，茁壯生長，適時競相綻放，色彩繽紛。花卉品名繁多，難以如數家珍；簡單羅列，春有杜鵑映山紅，夏有木槿六月雪，秋有桂花野白菊，冬有臘梅山茶花。這些野生花卉大都可入藥；杜鵑花瓣泡酒，能治跌打損傷；紫蘭六月雪，可消熱清涼；秋日野白菊，解毒

去疗瘡。冬梅不入药，但斗雪傲霜，品格高贵。

我们村前有一微型平原，一千多亩农田，土地肥沃，四季之内，种植有稻麦油菜诸多农作物，更有绿肥苜蓿和紫云英。沿山脚下，垦有几百亩梯田，种植的农作物别样光景，高粱玉米，糖蔗甘蔗，地力荸荠，萝卜青菜，搭配齐全。缠绕众山的还有几千亩旱地；地瓜或称番薯是旱地作物的主要风景，栽植于叔夏之时，收获于秋未冬初，亦因季节而定，种有大麦小麦，棉花马铃薯，更有众多的豆类作物，黄豆，绿豆，黑豆，红豆，槐豆，碗豆和罗汉豆，一应俱全。有时，亦在旱地里种植一些中药材，一见喜串心莲，颠茄毛地黄，各各不同。我在家种田的那八九年间，家家都有几分自留地，我家得益于舅公是个体中医，有更多的自留地，其去世后，因无儿子，自留地都给了我，因而我家当时有一亩半的旱地，父亲和我抢生产队不干活的时间起早摸黑耕种着自留地。还记得，我们家在七〇和七二年那二年，刚是地瓜的收成就达一万斤，外加马铃薯千余，大小麦，绿豆，罗汉豆都有几百斤，还加生产队分来八千左右稻谷，收成不谓

不丰。五九年时读过郭沫若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诗句，钢水奔流成河，粮棉堆积成山。但是，没有看到过，而那二年我家瓜谷堆积成山，倒是亲身体验到的。这大概就是，有耕耘就会有收获，老天爷亦会眷顾我们勤劳之人吧！

应该说，我们村落是块风水宝地，开门放眼青山，倚窗倾听鸟鸣，悦目赏心。在风调雨顺年代，六畜兴旺，五谷丰登，村民们安居乐业。在农耕社会，这一依山傍水的宝地给村人带来了近千年耕农自给的生活福祉，这就是我回忆的故乡。

2016年12月



水草

陈谦

我的心是溪底柔软的水草
从未学习抵抗那些未知的激流
也无法停止任鱼儿穿梭嬉戏的慈祥
晓风
总那样在雾霭里撩拨荡漾
爱恋
总像小野兔欢跃徜徉

你的一缕阳光
说来就来了
就坐在我的瞳仁上
不再往别处移
而我的诗歌
从此泛着油绿的清亮
憧憬着你的方向
在忐忑的摇曳里成长
不知何时竟覆满了粼粼的水面
静一静啊诗歌
静一静
不要吵醒在晨曦中酣睡的两岸
幼雀们尚未跳跃在枝间呢喃

笑翠鸟尚未飞来懵懂地张望
啊
那些善良的羽毛
尚未带来易逝的忧伤
尚未带来过早的叮咛：
今夜
别打扰任何一份静谧的困倦
别去梦那屋檐、幽蓝的星与月亮
那遥远的模糊夜幕背后
总闪烁着太深浓的思念
别去梦那些话语的花朵吐露温情的芬芳
那令人沉醉的馨香
总在梦醒时裂化成落英的碎片
静一静啊诗歌
静一静
岂不知
这心的水草
这在一缕阳光中新发的嫩芽
一开口
就痛

痛成一枚新绿

最尖锐的模样



眼睛

陈谦

初相见	泛着水波荡过的柔净
那句“雨正在说话”	
透着狡黠	雨丝缤纷
如梦	时空被打散了又重聚
	伤感的旋律
你笑颜如蝶	飘着在原始中简化的语音，
喜悦着他	“当我洞悉了你的灵魂，
听从雨的吩咐	我才会画你的眼睛。”
为你戴上他的帽	
帽里	越过颤抖舞蹈的手指
载满了温柔的疯狂	目光触及画布上自己的眼睛
载满了	瞳仁的绿泉里飞翔出
画者的生命	诗歌的黄金
从此	你的两行泪
你用一生听雨	蓦然喷涌空寂中回响的绝唱
微微倾斜的头	
把绵延的小雨大雨	啊
听成了漫游万里的爱河	漆黑的夜
颀长的脖颈	终于闪烁起
在倾听与等待的凝神中	两颗透彻而孤傲的星
伸拉出古瓷天鹅般放亮的弧线	

【七律】昙花

洛村

昙花（一）

远逸红尘静夜时，含羞怒放挚心痴。
香迎月影飘清韵，素染琼华见雅姿。
吐蕊传情情未了，倾心寄语语尤迟。
今宵美景何其短？才绽芳怀便告辞！

昙花（二）

玉润冰清妩媚生，娇羞望月吐深情。
仙姿绽秀风中盼，雅韵含香幕下迎。
缘起缘来缘有宿，雁归雁去雁留声。
阑珊一梦今宵短，不负良辰不负卿。

【七绝】题图-冰河瘦马

洛村

霜挂琼花寒水滨，冬阳玉影净无尘。
冰河瘦马临风处，尤记双鞍踏暖春。



摄影/各茗

【七律】无题

洛村

睡箏弦涩暮阳曛，旧律清辞笔偶勤。
征雁留声声渐逝，鸣蝉闹耳耳无闻。
经年老骥仍千里，应季幽兰又几芬。
月桂东篱香醒脑，西窗瘦影看红云。

口碑相傳 廣而告之

高雲路西醫診所

高雲路西醫診所是一家位於布里斯班南區的全科西醫診所, 提供各類疫苗接種, 皮膚檢查孕婦產檢, 兒科等全科服務。

診所現提供針灸治療, 目前趙醫生完成了許多成功案例。例如慢性耳鳴, 各類痛症, 面癱等, 許多疾病往往在幾次針灸和一個療程後都得到了相應的改善或治愈。當然成功案例還不止這些, 歡迎大家致電預約。

1. 電話: 07-3344 7880

2. 地址: Shop 7, 158 Gowan Road, Sunnybank Hills, QLD

4109 3.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8.30am—

5.30pm 星期六: 12.00pm—

5.00pm

星期日及節假日不營業



Gowan Road Medical Centre

高雲路西醫全科 醫療中心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font-weight: bold; color: #0056b3;">營業時間</p> <p style="color: #0056b3;">Mon-Fri: 8:30am-5:30pm Sat: 12:00pm-5:00pm</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font-weight: bold; color: #0056b3;">陳旻醫師簡介</p> <p style="font-size: small;">陳旻Min Chen醫師畢業於昆士蘭大學, 獲得理科(主修生物醫學)和醫學雙學位(MBBS)。她曾在布里斯班的Mater醫院和Lady Cilento兒童醫院完成醫院培訓, 取得內科、外科、急診、兒科和婦產科的臨床經驗。</p> <p style="font-size: small;">她之後於新南威爾斯州Tweed Head地區從事全科醫生的服務, 取得皇家澳洲全科醫學院院士資格, 並持續進修取得皮膚癌醫學證書。她對全科醫學各方面都有涉獵, 尤其對預防保健、常見慢性病治療以及婦科, 兒科有特別興趣。</p> <p style="font-size: small;">陳醫師能以英語、國語以及閩南話為病人提供親切與專業的診療服務。歡迎新老病人預約</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陳醫師 (女/全職)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 趙醫師 (全職)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 羅醫師 (女/全職)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 郭醫師 (女)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font-weight: bold; color: #0056b3;">沒有Medicare卡 可用私人保險</p> <p style="font-size: small; color: #0056b3;">歡迎海外學生來看診</p>	<div style="background-color: #0056b3; color: white; padding: 5px; text-align: center;"> <p style="margin: 0;">2020年流感疫苗已到 歡迎預約</p> <p style="margin: 0; font-size: small;">65歲以上, 5歲以下 流感疫苗由政府免費供應 本診所還有適量的自費流感疫苗</p> </div>	<p style="font-size: small; color: #0056b3;">掃一掃我們的公眾號</p> 
<p style="margin: 0; font-weight: bold; font-size: 1.2em;">Gowan Village PH: 3344 7880 英語 · 國語 · 粵語 · 閩南語</p> <p style="margin: 0; font-size: small;">Shop 7, 168 Gowan Road, Sunnybank Hills, QLD 4109 [在愛拼超市 · I feel good旁]</p>		

本期贊助: Gowan Road Medical Centre

昆州華文電子雜誌, 廣告贊助請聯系: Laura 0433708699